

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 ——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 與巴黎菁英讀者

秦 曼 儀*

提 要

在法國 17 世紀尚文著述的佩劍貴族中，曾經參與投石黨運動、對抗王權的拉侯什傅科公爵（François VI de la Rochefoucauld, duc et pair de France, 1613-1680），是文學史上經典之作《道德箴言錄》（*Maximes morales*）的作者。本文嘗試重建拉氏的政治經驗，和其書寫與出版實踐之間的連結關係，指出絕對王權對於貴族用以界定與鞏固同盟關係與恩庇扈從體系之倫理道德的破壞，為拉氏省視個人政治經驗的核心關懷。本文同時透過分析讀者對於《道德箴言錄》的迴響與挪用，檢視 17 世紀下半葉貴族社群與王權不斷調整的互動與對話關係，並勾勒《道德箴言錄》自 17 世紀首次出版到 18 世紀百年之間意義變遷的閱讀史圖像。

關鍵詞：拉侯什傅科公爵 法國貴族 《道德箴言錄》 《回憶錄》 讀者迴響 啟蒙哲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前言

- 一、書業管理政策下貴族的文學實踐
 - 二、宮廷社會、恩庇扈從體系和友情倫理的道德反省
 - 三、「國王為臣民之友」：《箴言錄》的讀者迴響
 - 四、《箴言錄》的啟蒙哲士讀者
- 結語

前 言

法國在 17 世紀初期，貴族權勢集團對於亨利四世王（Henri IV, 1553-1610, 1589-1610 在位）的宗教政策和反西班牙的軍事戰略，立場向來紛歧，¹再加以亨利四世王遇刺身亡，路易十三王（Louis XIII, 1601-1643, 1610-1643 在位）倉促登基，王國境內政治衝突和武裝對立的情勢更形尖銳。擔任路易十三王首相的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 1624-1642 在職）為因應歐洲國際之間軍事和經濟的雙重競局，遂採鐵腕手段，樹立國王權威，力行中央集權。在王室實踐絕對王權（monarchie absolue）統治理念的過程中，²政治勢力遭受打

¹ 歐洲各國在回應宗教改革運動的過程中，法國境內於 1562 年爆發了宗教戰爭。納瓦爾（Navarre）國王暨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亨利原為新教陣營領袖，1589 年繼任為法國國王，是謂亨利四世，開啟波旁王朝。為了結束嚴重撕裂法國、重挫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宗教戰爭，亨利四世王除了在 1594 年改宗為天主教徒，正式加冕登基，又於 1598 年宣布天主教為法國國教時，頒布〈南特詔書〉（“Edit de Nantes”），確立其宗教政策，並擊退了西班牙在法的軍隊和勢力，振興法國國際地位。〈南特詔書〉宣告新教徒享有信奉新教的自由、可在特定場所舉行禮拜儀式，新教徒在其城市裡擁有武力軍隊，擔任國家公職方面和天主教徒一樣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² 本文在 monarchie absolue（英譯為 absolute monarchy）一詞的翻譯上，是根據 20 世紀晚期從政治理論角度和制度實踐角度討論波旁王朝君主政體（monarchie）的最新研究，以「絕對王權」取代過去慣用的「君主專制」、「君主專制政體」。有關近代早期法國絕對王權的討論中，Arlette Jouanna 在 *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壓的親王和豪門世家，投入了一場由巴黎高等法院發起、反對新任首相馬薩林樞機主教（cardinal Mazarin, 1602-1661, 1642-1661 在職）為與西班牙作戰而濫權徵收新稅的抗爭行動，史稱投石黨運動（la Fronde, 1648-1653）。

投石黨運動發生於路易十四王（Louis XIV, 1638-1715, 1643-1715 在位）之母奧地利的安妮（Anne d'Autriche, 1601-1666）攝政期間（1643-1651），是近代早期法國政治史上，貴族最後一次集結私人武力對抗王權的內戰。在叛亂陣營中，拉侯什傅科公爵（François VI de La Rochefoucauld, duc et pair de France, 1613-1680, 以下依情況簡稱「拉氏」）於內戰結束後，持續通過寫作來梳理和詮釋親身經歷之政治變革的意義，並且印刷出版，其中包括為自己叛亂行動辯護的《回憶錄》（*Mémoires*），和文學史上享有經典地位的《道德箴言錄》（*Maximes morales*, 以下簡稱《箴言錄》）。遺憾的是，當代學術領域的分野和各自的研究傳統，切割了拉氏的政治經驗與其書寫和出版之間的連結。本文將重建此連結關係，以探究拉氏個人政治經驗省視的軌跡及其核心關

de la royauté (Paris: Gallimard, 2013)一書裡特別採取了長時段的比較視野，指出在 16 世紀宗教戰爭之前，法國君主一旦做出違背習慣或法律的政治決策和行動，只能以「緊急狀態」或「例外」，來合理化其作為。直到宗教戰爭曠日持久，王國處於內部撕裂、國勢衰頹的險惡局勢，為免國家分裂造成傾覆危境，才使國王具有僭越法律的「絕對權力」（le pouvoir absolu）的政治概念，應運而生。在此政治概念中，僭越法律必須要有至高無上的正當性（une légitimité supérieure）作為前提，以賦予這個行為法律和道德意涵。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等法學專家強調具備德性的君王體現此一至高無上的正當性，並透過行使「絕對權力」，確立王國的統一性。此外，20 世紀 60 年代幾部分析地方貴族的重要史著，推動歐美史學界反省過去以「絕對主義」（absolutism）、「暴君」（tyrants）、「專制君主」（despots）標籤近代早期法國王權的政治史敘事習慣，並關注以中央集權管理政策實踐「絕對權力」過程中王權所受限制，尤其是與地方上世家大族、與傳統組織團體之間雙向磨合和妥協等實際運作的情形：Robert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0); Jean Meyer,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VPEN, 1966); William Beik,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懷為基礎，再進一步分析讀者對於《箴言錄》的迴響和挪用，一方面檢視貴族社群與王權不斷調整的互動與對話關係，另一方面勾勒《箴言錄》自 17 世紀首次出版到 18 世紀 70 年代新版之間的閱讀史圖像。

近代早期法國貴族的研究，自 20 世紀晚期以降，不再囿限於馬克思主義史觀，開始探究貴族等級 (ordre de noblesse) 內部，因出身、職能、財富、區域等差異所造就的多樣特性，尤其是傳統貴族因應時代變局所展現的調適能力。³傳統貴族係指古老世家出身的佩劍貴族 (noblesse d'épée)，涵蓋家譜世系久遠，且政治權勢與尊榮地位至高的親王和公爵，乃至低階的武士 (gentilshommes)。前者構成貴族等級裡的權勢集團，也是首都巴黎貴族社群中，在社交生活和政治活動上最具動員力之人。自中世紀以降到近代早期，傳統貴族由於長子繼承法，和維持符合身分地位之生活方式的規範，整體人口數量自然呈現下降趨勢。位居所有貴族之首的國王，為了維繫等級社會的存在，又必須制衡強勢世家大族以擴張王權，或是頒賜效忠貴族「公爵暨同儕」(duc et pair de France) 最高爵位，⁴或是予以行政與司法等官僚人員貴族身分，成為統御上的必

3 近代早期法國的社會層級秩序，延續中世紀的等級制，即教士 (le clergé)、貴族 (la noblesse) 與平民 (le tiers) 三等級 (trois ordres 或 trois états)。有關近代早期法國貴族史書寫的認識論反省，特別是針對 Albert Soboul 等社會史家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之分析與評論，請參閱 *Revue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 “Les noblesses à l'époque moderne,” tome 46, janvier-mars 1999; Michel Figeac, *L'automne des gentilshommes: Noblesse d'Aquitaine, noblesse française au Siècles des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2), “Chapitre I: Les enjeux de l'historiographie nobilitaire,” pp. 17-48; Jonathan Dewald, “French Nobles and the Historians, 1820-1960,” i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assessments and New Approaches*, ed. Jay M. Smith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06-332.

4 法國王室在 1216-1296 年間，確立了 12 位法蘭西爵制最高層級的「公爵暨同儕」，含 6 位神職身分與 6 位世俗身分的貴族，後者人數自中世紀晚期以降不斷增加。國王將貴族擁有的諸領地之一升格為「公爵暨同儕」領地 (en duché-pairie)，才授與匹配的爵位詔書 (lettre d'érection)。獲得「公爵暨同儕」爵位詔書者必須經過巴黎高等法院登錄名冊，始能在國王祝聖典禮以及巴黎高等法院會議中，正式享有僅次於王室成員及親王的尊榮地位。根據 Jean-François Solnon，在波旁王朝前三位國王 (亨利四世王、路易十三

要手段。⁵一如拉氏之父法蘭西斯五世（François V de La Rochefoucauld, duc et pair de France, 1588-1650），協助路易十三王平息西南地區的宗教戰爭，⁶獲賜「公爵暨同儕」爵位，從地方上的伯爵領主晉升宮廷大貴族

王和路易十四王）統治期間（1598-1715），巴黎高等法院登錄具「公爵暨同儕」頭銜的大貴族人數新增了一百餘位：Jean-François Solnon, “Ducs,”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 François Bluche (Paris: Fayard, 2005), p. 501.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公爵制更為詳細的社會史考察，請參閱 Jean-Pierre Labatut, *Les ducs et pairs de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Etude soc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陳秀鳳教授曾專文討論中古時期的公爵制：〈「法蘭西貴族」團與法蘭西王權關係的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2007，臺北），頁 189-210。

- 5 以第二等級整體為討論對象的社會史著述甚多，本文主要參考：Pierre Goubert, and Daniel Roche, eds.,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ome 1: *la société et l'Etat* (Paris: Armand Colin Editeur, 1984), pp. 115-150; Alain Texier, *Qu'est ce que la noblesse* (Paris: Tallandier, 1988); Jean Meyer, *La noblesse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 (XVI^e-XVIII^e siè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1); Karl-Ferdinand Werner, *Naissance de la noblesse* (Paris: Fayard, 1998). 在近代早期法國社會裡，平民晉升至第二等級有兩個途徑，一是取得國王賦予貴族頭銜與身分的特許書，二是擔任服務國王之職，如照顧國王飲食起居生活常務，或出任國王顧問、秘書、司法、財政等職務。針對袍服貴族（noblesse de robe，專指具有貴族頭銜與身分的高等法院等司法機構官員）等官僚貴族的歷史考察，請參閱 François Bluche, *Les Magistrat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1715-1771*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0); Robert Descimon, “The Birth of the Nobility of the Robe: Dignity versus Privilege in the Parlement of Paris, 1500-1700,” in *Changing Identitie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d. Michael Wol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5-123. Jean Nagle, *Un orgueil français: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Odile Jacob, 2008). 史家為了呈現近代早期法國第二等級內部組成的多樣性，在兼顧語詞考證與史實說明的考量之下，採用諸多對照詞組，如宮廷貴族（les nobles de cour）／鄉村武士（les gentilshommes campagnards）、大貴族（les Grands、les grands nobles）／低階貴族（les petits nobles）、古老貴族（l'ancienne noblesse）／新興貴族（la nouvelle noblesse）、傳統貴族（la noblesse traditionnelle）／現代貴族（la noblesse moderne）、佩劍貴族和武士等軍武貴族（noblesse militaire）／財政職務出身的貴族（noblesse d'origine financière）。對比於第二等級內部組成的多樣性，「貴族」（noblesse）一詞卻保有第二等級是以特權、血統世襲和軍武事功定義自身的正統性。故在一篇研究傳統貴族，而非因國王特許或因公職受爵的新興貴族的文章中，可以單獨使用「貴族」一詞指稱研究對象，本文亦同。

- 6 路易十三王統治時期，在西南部領軍對抗王室的新教徒領袖為何翰公爵（Heri II de

之列。⁷不過，如何讓大貴族的男嗣繼承人同其先輩一樣效忠王室，一直是波旁王朝歷代統治者最大的挑戰。

在投入近代早期歐洲貴族研究的學者中，休形農（Guy Chaussinand-Nogaret）、德沃得（Jonathan Dewald）、克拉爾可（Samuel Clark）等人，皆不同意早先畢東（Davis Bitton）、史東（Laurence Stone）主張傳統貴族在這段期間陷入危機狀態的觀點，認為古老世家為了維繫菁英地位，而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各面向積極調適。⁸德沃得的研究甚至討論了貴族書寫與出版等文學實踐，與本文旨趣相近，只可惜他的研究未深入分析特定作者或文類。⁹有關拉氏著述的研究，文學批評仍居主流；拉氏書寫和出版經驗，所指涉的貴族文學實踐歷史，特別是其中蘊含的政治和文化意涵，則鮮少深入析論。

長期以來，「經典作家」成了拉氏為人熟知的歷史形象，一位拉氏傳記家即感慨：「拉侯什傅科何許人也？寫著《箴言錄》者！在一般大

Rohan, duc et pair de France, 1579-1638)。

7 有關拉侯什傅科家族史，請參閱：Michel Hamard, *La Famille La Rochefoucauld et le duché-Pairie de la Roche-Guyon au XVIII^e siècle: Reconnaissance royale et puissance locale* (Paris: L'Harmattan, 2008); Alain Mazère, *La Rochefoucauld: le duc rebelle* (Bordeaux, France: Le Croît vif, 2007), pp. 19-26.

8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de la féodalité aux Lumières* (Paris: Hachette, 1976); Samuel Clark, *State and Status: The Rise of the State and Aristocratic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Toront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nathan Dewald,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Dewald,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France, 1570-171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畢東和史東分別以英國和法國貴族為例：Davis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1560-164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Lau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9 Jonathan Dewald, "Lives and cultures," in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pp. 149-187; Jonathan Dewald, "The Meanings of Writing," in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174-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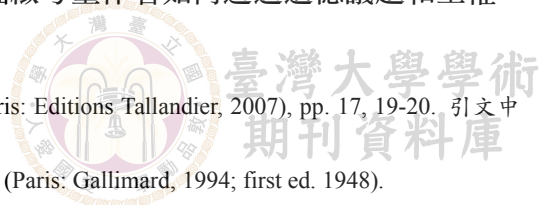
眾的文化記憶深處，這兩個專有名詞已然相互指稱、密不可分了。」¹⁰《箴言錄》蘊含的道德哲思或宗教思想、寫作風格與表現手法，乃是經典文學研究主要探討和辯論的議題。貝尼舒（Paul Bénichou, 1908-2001）則重視考察文學作品的外部或社會性脈絡，並在《偉大時代的道德風氣》（*Morales du grand siècle*, 1948）指出，17世紀文學寫作與當時貴族和王權之間博奕爭鬥的語境，具有密切關聯。他在此書中分析了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莫里哀（Molière，原名為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等文人與學者的著述，以及拉氏的《箴言錄》，論證絕對王權政體不僅衝擊貴族的政治勢力與權益，更破壞了貴族習以標示其高貴騎士英雄作為與價值觀，如捍衛榮譽、追求榮耀。對於拉氏的《箴言錄》——《偉大時代的道德風氣》裡唯一提及的貴族作品，貝尼舒評論其為貴族之英雄價值崩解的最佳詮釋。¹¹

巴蒙鐵耶（Bérengrère Parmentier，以下簡稱巴氏）在貝尼舒的基礎上，嘗試解釋17世紀文學之所以風行道德省思，乃源於16世紀以來政治環境的改變。巴氏指出，攸關政治議題的公開性演說與論辯、具爭議性的政治思想論著，經由重視公民生活的人文學推動，曾於宗教戰爭期間大量出現，最終消失於絕對王權統治模式底定的政治環境中；至此，舉凡社會上有論述、思辨和寫作能力的菁英人士，包括拉氏，「唯剩道德議題能談論」了。¹²貝尼舒和巴氏不只分析著述的寫作風格、學派或思潮脈絡，更注意到外部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影響文學創作的面向。只可惜，他們未曾實際了解彰顯絕對王權統治理念的文稿審查制度和書業管理政策，進而探討作者和出版商的因應對策。此外，巴氏過於強調道德文學的「去政治性」特質，未能細緻考量作者如何透過道德議題和王權、

10 Georges Minois, *La Rochefoucauld* (Paris: Editions Tallandier, 2007), pp. 17, 19-20. 引文中譯為筆者自譯，下同。

11 Paul Bénichou, *Morales du grand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4; first ed. 1948).

12 Bérengrère Parmentier, *Le siècle des moralis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 177.



和讀者社群搭建新的對話關係。不過，不同於貝尼舒，巴氏和其他 1990 年代以降的文學史家終於鬆綁了經典研究傳統，將 17 世紀「次要等級」作品納為討論對象，分析《箴言錄》對於彼時流行作品的接受和回應。¹³ 但有關《箴言錄》與拉氏其他不具經典價值的作品，如《回憶錄》，在書寫內容及出版策略的對照與比較，相關研究依然未見。

為彌補以上缺憾，本文首先將梳理貴族涉足文學的歷史脈絡，接著考察包含文稿審查的書業管理政策，以闡述拉氏的文學實踐涉及的文化和政治意涵（第一節）。第二節分析拉氏相關著作的文本，側重比較《回憶錄》與《箴言錄》，指出絕對王權的統治模式，破壞了貴族用以界定和鞏固同盟關係與扈從體系的倫理道德，為拉氏省視個人政治經驗的核心關懷。第三節與第四節將以「書籍之於讀者的意義之所以改變，既是因為世界在變，也是因為書籍本身有所轉變」的閱讀史角度，¹⁴ 分析 17 世紀與 18 世紀巴黎菁英讀者對於《箴言錄》的迴響與挪用，藉以呈現在時代變遷中，《箴言錄》寫作聯繫的政治環境、作品和王權暗示性的對話關係，皆不再與新世代讀者產生共鳴的情形。鑑於《箴言錄》中，對於規範和定義人際交往互動關係之倫理與道德的批判，引發作者朋友圈強烈的迴響，筆者將在第三節特別以拉氏的女性文友史居德里

13 Isabelle Chariatte, *La Rochefoucauld et la culture mondaine: Portraits du cœur de l'homm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1).

14 在一篇法國社會學者布厄迪 (Pierre Bourdieu) 和書籍史家夏提埃 (Roger Chartier) 針對閱讀史研究的對談文中，布厄迪提出「書籍之所以改變，不是因為本身有何轉變，而是因為世界在變」的觀點：Pierre Bourdieu et Roger Chartier, "La lecture: une pratique culturelle,"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ed. Roger Chartier (Paris: Editions Rivages, 1985), p. 236. 然而，讀者對於印刷書籍的掌握和理解，不只透過正文內容，還有編輯和頁面設計等物質形式，如標題、副標題、題獻辭和序言等前置性文本、字體和開本大小等。而同一部作品，因時代變遷，或是作者、出版商因應新設定的目標讀者，具有不同版本和相應的新的印刷形式，後者賦予文本新的用途、新的意涵。筆者根據上述閱讀史研究反省，以「書籍之於讀者的意義之所以改變，既是因為世界在變，也是因為書籍本身有所轉變」補充布厄迪觀點未及關照之處。有關法國閱讀史研究的學術發展脈絡和方法論的反省，請參見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臺北），頁 257-314。

(Madeleine de Scudéry, 1607-1701) 為例，分析貴族菁英如何在臣服於絕對王權的時代中，透過文學作品表達欲與路易十四王如同儕友人般平等對話與互動之期望。第四節則檢視 18 世紀法國與蘇格蘭啟蒙哲士對於《箴言錄》的討論與詮釋，以了解 1778 年新版《箴言錄》出版的歷史脈絡與意義。

一、書業管理政策下貴族的文學實踐

拉氏生前印刷出版的著述，皆是在投石黨運動結束之後撰寫。按出版時間，依序為一篇收錄於《題獻給大公主殿下的人物素描與詩文頌辭文集》(*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E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dédié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中的〈自畫像〉(1659)、《回憶錄》(1662)、和《箴言錄》(1665)。¹⁵ 17 世紀 50 年代後期，巴黎貴族社交圈的名流雅士，在波旁王室大公主奧爾良的安妮 (Anne-Marie-Jouise-Henriette d'Orléans, 1627-1693, 以下簡稱大公主) 帶動之下，興起書寫以自己或友人為描述對象的「人物素描」(portraits)，並交換閱讀彼此的作品。¹⁶ 這些寫於私領域的娛樂和交流之作，又經大公主授意，首度於 1659 年 1 月以《各種人物素描》(*Divers portraits*) 為名出版，¹⁷ 同月又以《題獻給大公主殿下的人物素描與詩文頌辭文集》(以下簡稱《文集》) 之新

15 在多部當代編著的拉氏作品全集中，本文選用的版本為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01).

16 奧爾良的安妮父親奧爾良公爵 (Gaston Jean Baptiste de France, duc d'Orléans, 1608-1660)，是路易十四王的叔叔，她以國王堂姐身分，具有波旁王朝大公主尊稱；其婚後頭銜為蒙蓬協公爵夫人 (duchesse de Montpensier)。有關 17 世紀由大公主帶動巴黎社交圈撰寫「人物素描」的緣起和此書寫形式於文學領域的發展，請參閱 Jacqueline Plantié, *La mode du portrait littéraire en France (1641-1681)* (Paris: H. Champion, 1994); Juliette Cherbuliez, *The Place of Exile: Leisure Literature and the limits of Absolutism*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0-93.

17 *Divers portraits* (1659)。此書書名頁除書名和出版年份之外，無標示其他書訊。

書名和新的編輯形式再次問世，收錄文章也從原來的 59 篇增至 105 篇。拉氏的〈自畫像〉收錄於《文集》新增的文章中，¹⁸他在文中表達了對於閱讀、寫作等文學與知識交流活動的愛好之情：

我的散文寫得好，詩句創作也優美；倘若我是一個追求文學榮耀的人，自認可以在些許努力之後，獲得不錯的聲譽。我喜歡一般性的閱讀；那些有助於培育智慧、鍛鍊心靈的書籍，乃是我的最愛。我尤其喜歡與一位有智慧、聰穎的人一起讀書，因為如此一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反思所讀之物，反思的成果又讓聚會談話成為一件最愉快、最有益處的活動。¹⁹

《文集》這部收錄拉氏文學處女作的出版品，既是法國貴族好文著述之文化趨勢下的產物，同時也蘊含了投石黨運動之後，曾經參與叛亂的貴族和繼續任命馬薩林為首相的路易十四王相互釋放善意的政治訊息。關於近代早期貴族喜好著述的風氣，當前學界習慣使用「紳士作家」（gentleman-writer）解釋之。在這個解釋框架中，紳士作家是指貴族和平民出身，但親近或隸屬上流社交圈的文人作家，以及他們在寫作與出版上共有的特殊行為與態度：強調舞文弄墨的業餘和玩票性質，標榜自己的作品，在友朋圈構成的「快樂少數者」（happy few）中，以手稿形式傳抄流通。²⁰根據德沃得的說法，17 世紀法國貴族「很少想要出版他

18 La Rochefoucauld, "Portrait de M.R.D. fait par lui-même," in *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E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dédié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tome II (Paris: Sercy et Barbin, 1659), pp. 116-124.

19 La Rochefoucauld, "Portrait de M.R.D. fait par lui-même,"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777.

20 Alvin Kernan 在 *Printing Technology, Letters & Samuel Joh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書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對於紳士作家的討論，受到其他史家的重視與引用，如 Robert R. Bataille, *The Writing Life of Hugh Kelly: Politics, Journalism, and Theater in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1-23;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8-39; 中譯本：侯瑞·夏提

們的創作，且其中許多作品，直到 18 世紀，依然是以手稿形式存在。不論是貴族或職業作家，都是用一種令人尷尬、不舒服的觀點看待出版一事：出版意味著將思想服膺於商業邏輯。」²¹貴族何以排斥將個人作品付梓印刷？學者們歸因於貴族重視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柯爾楠（Alvin Kernan）即從社會區隔這個觀點，說明 16 世紀末和 17 世紀英國的紳士作家視印刷為「破壞宮廷文學執守的私密性和稀有價值」的文本複製技術。²²德沃得則以 17 世紀法國貴族人士為討論對象，說明他們的作品若以印刷出版示人，將招致「為公眾（the public）而寫」、與商人交易等「有失貴族身分」的口實。²³至於將作品付梓印製的貴族，德沃得認為屬於少數或例外，並且一定採匿名的作法。

在少數幾位探究近代早期法國貴族書寫和出版等文學實踐經驗的史家中，馬侯（Mathieu Marraud）和德沃得持同樣看法，主張 17 世紀法國貴族作家排斥印刷出版。馬侯在《十八世紀的巴黎貴族》（*La noblesse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一書中，舉布蘭維耶伯爵（comte de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為例，說明 17 世紀貴族著述多為身後出版或不具名發表，藉以指出，寫作對於孟德斯鳩侯爵（marq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凱呂思伯爵（comte de Caylus, 1692-1765）等 18 世紀的貴族作家而言，「不再僅止於指涉一種私人的、私密性的行為，而是一種智識性的接收與交流活動」。²⁴

問題是，前述大公主導出版的《各種人物素描》、《文集》的史實，明顯不符合柯爾楠等學者強調手抄傳閱的宮廷文學傳統。²⁵此外，

葉著，謝柏暉譯，《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 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46-47。

21 Jonathan Dewald,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182-183.

22 Alvin Kernan, *Printing Technology, Letters & Samuel Johnson*, p. 42.

23 Jonathan Dewald,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 183.

24 Mathieu Marraud, *La noblesse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d. du Seuil, 2000), p. 405.

25 在法國中世紀的宮廷文學史上，確實存在貴族吟遊詩人（troubadour）的事例，如普瓦提埃的吉雍姆九世（Gauillaume IX de Poitiers, 1071-1126），自 19 世紀以來被史家稱為

拉氏和其他 17 世紀以匿名方式出版個人著述的貴族，也並非少數或例外。威亞拉（Alain Viala）在一部討論 17 世紀法國新興世俗文學市場的研究著述中，分析作家群的社會階層與職業，指出有能力生活於首都巴黎的貴族，不僅是以文學為業的作家最為重視的讀者群，本身也積極投入文學創作。²⁶根據他的統計，自 1640 至 1660 年代，約有四分之一的印刷書作者出身貴族家庭，其中為武士、佩劍貴族者佔據整體世俗文學作者人數的第二高位，甚至多於因公職受爵的高等法院和各級法院官員。²⁷

17 世紀巴黎文學市場出現威亞拉稱為「貴族化趨向」（tropisme nobiliaire）的現象，²⁸其實是傳統貴族自 16 世紀上半葉以來因應政治與社會生活變遷而逐漸重視人文學教育，並且透過閱讀和寫作參與文學活動的結果。古老世家在傳統上並不依賴書本知識成為權力菁英，但面對第三等級具經濟和教育實力之優勢者在政治與社會地位的競爭威脅，除了強調血統與軍職才是貴族等級正統性之界定標準外，²⁹也開始尋找提

「已發現的第一位吟遊詩人」：Pierre Bec, *Le comte de Poitiers, premier troubadour. A l'aube d'un verbe et d'une érotique* (Montpellier: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III, 2003). 有關法國中世紀宮廷文學的討論，請參見 Reto R. Bezzola,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 en Occident (500-1200)*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58); Michel Stanesco, "La cour médiévale comme institution littéraire," in *Ecrivain et ses institutions*, ed. Roger Marchal (Boulog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ADIREL, 2006), pp. 23-35. 至於 17 世紀法國貴族文學活動和中世紀宮廷文學傳統之間究竟存在何種傳承關係，目前尚無實證性的史學論著說明之。

²⁶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p. 239-264.

²⁷ 很可惜，德沃得和馬侯在闡述 17 世紀法國貴族的文學活動特質上，皆未參考此著。在威亞拉蒐集與整理的 2,200 位作者名單與資料中，有 883 位可識別其職業與身分的世俗文學作者：職業為律師者計 189 位，高居第一；次為武士和佩劍貴族，計 188 位；高等法院及各級法庭人士以 103 位居後。見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 247. 威亞拉在文中是以武士（gentilshommes）泛指拉侯什傳科公爵在內的傳統貴族。

²⁸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 264.

²⁹ 繼承其父法院職務而具貴族頭銜的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隨筆》中曾以肯定的語氣寫道：「在法國，貴族固有的、唯一的且根本的形式為軍武

升自身智識與文化素養的管道，以利爭取政府管理要職與外交使節任務。³⁰夏提埃（Roger Chartier）、茹力阿（Dominique Julia）等學者指出，有關貴族教育改革的討論聲浪於 16 世紀中葉以降大量湧現。作為政治與文化中心的首都巴黎，在 1594 年終於出現了第一所專為貴族子弟開辦的學院（académie）型教育機構。³¹此外，耶穌會於法國重要城鎮所創辦的中學（collèges），除了開設人文學課程，也特別為日益增多的貴族學生安排社交技能課程，如舞蹈、繪畫、歌唱、樂器彈奏，以及法文寫作和軍事課程。³²

傳統貴族為了鞏固自身權力菁英的地位而接納書本和學校教育。在 17 世紀印刷術已取代手抄複製成為書籍出版和傳播主要管道之際，世俗文學數量與日俱增，貴族不僅是最具購買力和鑑賞力的讀者群，³³更透

貴族。」Michel de Montaigne, *Essais*, chronologie et introduction par Alexandre Micha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Livre II, chap. 7, p. 55. Ellery Schalk 專書討論近代早期法國社會愈趨強調貴族之血統及軍功的論述和觀念：Ellery Schalk, *L'épée et le sang: Une histoire du concept de noblesse (vers 1500-vers 1650)* (Seysssel, France: Champ Vallon, 1996).

30 參見 Samuel Clark, *State and Status*; Jonathan Dewal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pp. 237-311; Jonathan Dewald, "Ambition and the Polity," in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15-44.

31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貴族教育改革與學校組織的史學研究，請參閱 Roger Chartier, Marie-Madeleine Compère, and Dominique Julia, *L'éducation en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76), pp. 168-206; Mark Motley, *Becoming a French Aristocrat: The Education of the Court Nobility, 1580-171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 耶穌會在法國經營的中學，根據 1598 年羅馬本部頒布的《研習綱要》（*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Iesu*）設計與安排課程。亨利四世王為考量貴族子弟教育而設立的亨利大帝王家中學（Collège royal Henri le Grand），由耶穌會負責經營，有關人文學教育的基礎課程有三年古典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文法學習，以及三年的修辭學、詩學、倫理學和歷史課程。

33 書籍史研究指出，佩劍貴族在藏書選擇上偏好世俗或流行文學的閱讀品味。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分析 17 世紀私人藏書所有者的社會階層和職業分布，發現袍服貴族的閱讀偏好是以人文學者標榜的古典權威、天主教史和法國史等研究或查詢用的書籍為主；佩劍貴族則對新的科學知識、笛卡爾等當代哲學思潮及流行文學，表現出更多的

過發文著述，參與了文學議題和寫作風格的形塑工程。尚文貴族特別以尚禮君子 (honnête homme) 的文化人形象，來標示他們有別於為專業需要而閱讀和撰文的神學家或法學家。馬戎狄 (Maurice Magendie) 等研究近代早期法國社交禮儀和文化的學者指出，巴黎貴族社群在亨利四世時期宗教戰爭結束的和平氛圍下，形塑一種以尚禮君子為名的行徑和風範，將對待女士慇懃有禮的騎士傳統和卡斯提理翁 (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提倡的理想廷臣，做了跨文化的聯繫與演繹。³⁴ 法黑 (Nicolas Faret, 1596-1646) 於 1630 年出版的《尚禮君子》(*L'Honnête Homme*)，即為法國 17 世紀第一部受卡斯提理翁著作啟發，以法國貴族名流的社交互動和文化生活作為典範的禮儀書。³⁵ 1640 年代以降，在沙龍社交生活與文學作品再現效果相互加持之下，好文的尚禮君子和尚禮女士 (honnêtes femmes)，採取強調業餘書寫和匿名發表的模式，積極介入新興的世俗文學市場。

「尊貴的公主們、公爵夫人們和王國裡所有最優雅的女士們，興致

關心和好奇。引自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頁 270。

- 34 根據馬戎狄的研究，卡斯提理翁的《廷臣之書》(*Il Cortegiano*) 雖然早在 1537 年即有法文譯本，但是要到 17 世紀才開始有人討論此書，並啟發法黑等文士作家撰寫與出版法文社交禮儀書：Maurice Magendie, *La politesse mondaine et les théories de l'honnêteté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tome 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5), pp. 305-339. Peter Burke 曾研究《廷臣之書》一書在近代早期歐洲的接受情形：Peter Burke,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至於本文先前提及的英國紳士 (gentleman) 和相應的文化行為與價值形塑，究竟與同時期法國的尚禮君子兩者間的差異抑或相互參照與滲透等情形，筆者尚無定論，留待日後詳考。
- 35 Nicolas Faret, *L'Honnête Homme, ou l'art de plaire à la cour* (Paris: Toussaints du Bray, 1630). 此書為暢銷書，連續於 1630、1631、1633、1636 和 1639 年重刷發行。有關 17 世紀法文社交禮儀書的出版與接收，請參見 Roger Chartier, "Distinction et divulgation: La civilité et ses livres," in Chartier,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9), pp. 45-86; Emmanuël Bury, *Littérature et politesse. L'Invention de l'honnête homme 1580-175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盎然地以一種極度細緻、溫柔和知性的方式，描繪自己和朋友們」，³⁶這段出自《文集》致大公主的獻詞文字，不僅呈現文學寫作為符合尚禮人士之高貴身分與生活娛樂的雅事，同時傳遞了貴族退隱於私領域、寄情詩文的政治訊息。由於大公主曾經在投石黨運動期間身著戎裝與王室軍隊對峙，1652年遭路易十四王放逐於位在勃艮地省的聖法爾戈（Saint-Fargeau）領地，³⁷直到1657年才蒙恩赦罪，重返首都，並帶動貴族社交圈風尚人物素描的書寫和交流。相較於大公主最初授意出版的《各種人物素描》，《文集》在編排與出版上，顯示大公主接受王室的建議，以表達順服王權的意願。首先，《各種人物素描》未根據描繪對象的身分和尊榮地位來排列先後順序，側重於呈現參與寫作者和大公主之間平等交流的友朋關係；《文集》則彰顯王室要求的層級秩序：描繪國王的為首篇文章，依序為王后、「英國國王」、「瑞典女王」等外國統治者，以及大公主、外國王室公主和其他法國顯貴家族出身者。³⁸其次，在標

36 Charles de Sercy et Claude Barbin, "Épîtr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in *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E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dédié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tome I, p. 4.

37 投石黨運動期間，路易十四王的堂哥（同源於一個高祖父，第四代血親關係）孔代親王（Louis II de Bourbon-Condé, prince de Condé, 1621-1686）與奧爾良公爵，原本協助王室控制首都秩序，分別於1650年和1651年宣告與攝政王后倚重的首相馬薩林決裂。王室在1651年年底離開了由巴黎高等法院和奧爾良公爵勢力把持的首都，將臨時行宮與政務移置法國中西部的普瓦提葉城（Poitiers）。王室軍隊自1652年4月起在原屬叛亂陣營的圖漢那子爵（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Bouillon, vicomte de Turenne, 1611-1675）倒戈和指揮之下，逐漸扭轉局勢，終於在1652年7月的巴黎之役擊退由孔代親王指揮的西班牙軍隊。支持父親和孔代親王的大公主，曾在1652年3月下令關閉巴黎城門，阻止王室軍隊進入，又在巴黎之役中，為協助孔代親王突圍，向王室騎兵和路易十四王、馬薩林所在的瞭望高台發射炮彈。路易十四王在1652年10月21日重返首都前夕，下詔書流放大公主，隔年2月9日，召馬薩林回巴黎，入宮廷重掌政務，結束投石黨運動造成的內戰局面。有關投石黨運動的史著甚多，本文主要參考 Robert Descimon, Christian Jouhaud, *La France du premier XVII^e siècle, 1594-1661* (Paris: Belin, 1996); Orest Ranum, *The Fronde: A French Revolution, 1648-1652* (New York: Norton, 1993).

38 1663年《文集》又以新版問世。新版在書名上除了增添「畫廊」二字之外，將國王等人

示書籍「身分」訊息的書名頁，僅具書名和出版年份的《各種人物素描》，並未遵循合法的管道出版。由於在投石黨運動期間，首都巴黎和外省省城裡攻訐首相馬薩林的印刷文本多達五千多種。王室政府平定內亂之後，恢復前任首相李希留訂定的文稿預審制度，且為了達到集中管理書業者、就近監控出版活動之效，在印刷特許（*privilège*）的核發上，獨厚首都書商和印刷商。³⁹兩位承接《文集》出版事務的巴黎書商，即依循王室積極振興的書業管理政策，先將文稿交付大掌璽總署（*Grande Chancellerie*）麾下的審查官（*censeurs*）檢閱，取得通過審查的印刷特許，才印製成書。⁴⁰

拉氏在《文集》出版同年，也獲得路易十四王親自赦免其參與叛亂招致的弑君罪責，結束長達六年禁入宮廷、退隱領地的流放生涯。從拉氏保存至今並經由學者整理出版的書寫資料來看，拉氏早年除了幾份聯繫親友的簡短書信之外，政治意圖才是促使其執筆為文的動機，包括他在 1649 年加入叛亂陣營前夕撰寫、但從未公開發表的〈馬爾希亞克王子⁴¹的辯護書〉（“*Apologie de M. le Prince de Marcillac*”，以下簡稱〈辯

物素描對象依其身分和尊榮地位順序優先列於書名頁：《畫廊：題獻給大公主殿下的人物素描與詩文頌辭文集。內容包涵國王、王后、諸君王、諸公主、諸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伯爵夫人和法國其他最顯貴的爵爺和女士的素描畫像；絕大部分作品是由他們親自撰文。》（*Galerie des peintures, ou 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é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Contenant les portraits du Roy, de Reine, des Princes, Princesse, Duchesses, Marquises, Comtesses, autres Seigneurs et Dames les plus illustres de France; La plupart composez par eux-mêmes. Dédié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Paris: Charles de Sercy, 1663.）

39 有關近代早期法國文稿審查和書業管理政策方面的研究，請參閱 Daniel Roche, “La censure,” “La police du livre,” in Roger Chartier et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0), pp. 88-98, 99-109.

40 根據《文集》的書名頁所示，此書是由巴黎書商塞爾西（Charles de Sercy）和巴爾班（Claude Barbin）負責印製發行。

41 身為拉侯什傅科家族的長子，拉氏自出生即承繼「馬爾希亞克王子」的稱號，直到其父於 1650 年去世，才具「公爵暨同儕」爵勳。

護書》)，以及自 1653 年開始起草的《回憶錄》。拉氏是在 1655 年之後才與巴黎貴族社交圈好文寫作人士交往頻繁，在 1657 年或 1658 年間，參加由大公主發起的人物素描創作活動，且自 1659 年起，與沙布雷侯爵夫人（Madeleine de Souvré, marquise de Sablé, 1599-1678，以下簡稱「沙布雷夫人」或「沙氏」）、艾斯匹（Jacques Esprit, 1611-1677）等文友，積極交換閱讀和討論彼此的箴言作品。下面節錄拉氏寫給友人的書信，內容充分顯示其自覺為「作者」的文學行為：

我今天將您寫的箴言寄還給您，也寫信給艾斯匹先生，請他明天來看看作品的整體情形。（1659 年，月份不詳）⁴²

我把之前跟您提過的「傑作」寄給您，同時請求您一定要讓沙布雷侯爵夫人也過目，因為我希望至少她能夠認同我的看法，會站在我這邊。非常高興您願意修改我的箴言。我私下竊想，您也能針對沙布雷伯爵夫人寄給我的《兒童教育》做一樣的事。您看，要真正以作者身分從事書寫創作，就是從談論他的著述開始……。此外，我很羞愧地承認我不瞭解您說的「真為美的基底和原由」這句話的意思。如果您能稍作解釋，我將欣喜不已。（1659 年 10 月 24 日）⁴³

我老早就認為摩爾伯爵夫人（Madame la comtesse de Maure）將會斥責箴言意圖表達的意思，並聲明支持美德的真誠性。夫人，請您評斷，因為我相信所有您相信的……。我不曉得您是否注意到，想寫箴言的慾望像感冒一般的蔓延與征服：我們這裡可有巴爾札克的門徒之風，不再想做寫作以外的其他事了。（1659 年 12 月 5 日）⁴⁴

拉氏在歷經多年與熟識友人切磋琢磨的交流討論，又透過手抄傳閱方式試探友朋社交圈的接受情形之後，終於遵從《文集》的出版流程，將《箴言錄》文稿交付長期出版貴族文學作品的巴黎書商巴爾班（Claude

42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02.

43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03.

44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p. 604-605.

Barbin) 送審。不過，在《箴言錄》取得印刷特許、並於 1665 年正式出版前，市面上已出現由荷蘭書商擅自印行的版本。⁴⁵拉氏有意公諸於世的《回憶錄》，其手稿也在 1662 年間分別被外省書商和荷蘭書商在未經作者同意及合法出版程序即印製流通。⁴⁶巴黎高等法院於 1662 年下令查禁《回憶錄》，拉氏為免除責任而從未承認為己作，直到他去世前，該書被非法印刷和出版達 18 次之多。《回憶錄》和《箴言錄》在官方核准印製前，皆曾被非法出版，說明法國王權致力維繫之「書籍的秩序」的脆弱性，同時也透露拉氏向王室爭取詮釋政治生活和政治事件之意義的方法，不止於文字撰寫，還有可以突破書業管理政策控制的傳播途徑。⁴⁷至於拉氏在省視個人政治經驗上，所表達的理念和關懷為何？後文將透過比較和分析《箴言錄》和《回憶錄》等文闡釋之。

45 1664 年的荷蘭版和 1665 年的版本分別為 *Sentences et Maximes de Morale* (La Haye: Jean et Daniel Steucker, 1664); *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 (Paris: Claude Barbin, 1665). 拉氏生前親自增修四個新的版本 (1666、1671、1675、1678)，皆交由同位書商依循合法管道和作者匿名形式出版。

46 這兩個版本別為 *Relation des guères civiles de France, depuis le mois d'août de l'année 1649, jusqu'à la fin de 1652* (Rouen: Berthelin, 1662); *Mémoires de M. D. L. R. sur les brigues à la mort de Louis XIII, les guères de Paris et de Guyenne, et la prison des princes, apologie pour monsieur de Beaufort. Mémoires de monsieur de la Chastre. Articles dont sont convenus son Altesse royale et Monsieur le prince pour l'expulsion du Cardinal Mazarin. Lettre de ce cardinal à Monsieur de Brienne* (Bruxelles: Foppens, 1662). Foppens 在書名頁上是以假印製地 (德國科隆) 和假書商名 (Pierre Van Dyck) 發行。

47 François Moureau 在一篇討論拉氏《回憶錄》和《箴言錄》出版史的文章中，認為拉氏的匿名出版、否認《回憶錄》為己作的行為，在在證明其不喜也不接受作者的身分：“L'inconvenance de passer pour auteur: Franç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in *La plume et le plomb: espaces de l'imprimé et du manuscrit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PUPS, 2006), pp. 577-595. 但 Moureau 忽略了本文上述拉氏自覺為「作者」的態度，以及他在出版和增修《箴言錄》時的主動作為。此外，本文認為拉氏等貴族的匿名出版，重點在於貴族可以匿名形式達成作品出版之實，且匿名發表或否認查禁書為己作，也顯示了貴族在出版事務上的「彈性」作法。

二、宮廷社會、恩庇扈從體系 和友情倫理的道德反省

侯歇 (Daniel Roche) 與古貝爾 (Pierre Goubert) 在探究 17 世紀法國貴族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時，略過了 17 世紀上半葉貴族的回憶錄 (mémoires)，認為 17 世紀晚期才出現貴族闡述「貴族君主制」優於「絕對王權制」等呈現「嚴肅的貴族理念」或「貴族意識形態」的著述。⁴⁸本文認為，在 17 世紀上半葉貴族從事的著述活動中，回憶錄其實呈現了他們在政治變革時代裡的世界觀，也顯示其因應變革的方式與限制。相較於 17 世紀末振筆批判政策和制度的貴族作家，如費耐隆大主教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1651-1715)、聖西蒙公爵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1675-1755) 為路易十四王統治由盛轉衰的見證者，⁴⁹拉氏則親睹李希留樞機主教力行絕對王權統治，國勢由弱轉強的過程，故他是身處在一個既擺脫不了家族利益考量、又無法漠視國家利益的尷尬位置上，回應變局。

根據拉氏的《回憶錄》，他在 1629 年以馬爾希亞克王子頭銜和公爵繼承者身分首度踏入宮廷「體面露臉」之際，正值李希留獲得路易十三王授權，積極改造法國王權政治體質的高峰時期。拉氏在投石黨運動失敗後，回顧這段樹立絕對王權的政治環境時，寫道：

李希留樞機主教掌控整個國家，其權勢強大甚至凌駕於國王的母親之上。……為了確立國王和他自己的權威，極力摧毀王國裡的兩格諾教徒⁵⁰和世家大族，隨後又向嚴重威脅法國的奧地利的哈布斯堡

48 Pierre Goubert, and Daniel Roche, eds.,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ome 1: *la société et l'Etat*, p. 130.

49 本文將在第三節說明這兩位貴族作家寫作的政治環境和他們對於政治的批判性言論。

50 在 16 世紀法國宗教戰爭期間，新教徒被稱為兩格諾教徒 (huguenots)。

王朝⁵¹發動攻擊。對於任何阻擋其意志行事者，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仇惡；為達統御之目的，他能夠毫無底線地拔擢自己的爪牙親信，或是擊毀敵人。⁵²

拉氏站在世家大族的立場批評「李希留樞機主教掌控整個國家」，列舉數例，包括流放王太后、剿滅其黨羽勢力，指出自己的父親「和絕大多數的宮廷貴族一樣，都遭到樞機主教迫害」、「王國裡所有世家大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痛擊，相信自己喪失自由，遭到奴役」、「當時的我認為，李希留樞機主教的支配霸權是不正義的行為」。⁵³

但是，拉氏也從國際角力的角度，肯定李希留的政治作為，認為其離世乃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沒有人比他更有能力掌握王國裡的強勢貴族，重新收服他們於君主的掌控中。他在首相任內的鐵腕作風，雖然造成腥風血雨，重挫大貴族，令老百姓稅負沉重，然而，拉羅歇勒城之役剿滅了兩格諾派，⁵⁴西班牙戰爭重挫哈布斯堡王朝的銳氣。李希留樞機主教一連串的籌劃所彰顯的宏偉氣勢，以及貫徹計畫靈活機智的手段和方法，令不滿者無話可說，而他往生後的紀念頌詞可謂實至名歸。⁵⁵

拉氏的這段文字說明世家大族在 17 世紀上半葉抵拒王權的過程中，並未忽略宗教戰爭造成法國社會內部的撕裂，阻礙國家在國際競局中爭霸等嚴峻問題。不過，與 17 世紀初期多部向王室爭取歷史詮釋權的貴族回憶錄一樣，拉氏的《回憶錄》也是一部與王室清算私人恩怨的帳本。⁵⁶拉氏在回顧過往導致自己走向與王室對峙局面的辯護性言說中，並不是以「戰爭權利」（droit de la guerre）的使用者發聲，強調貴族有權反抗王

51 係指統治西班牙的王室家族。

52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862.

53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871.

54 拉羅歇勒（La Rochelle）是當時法國最大的新教徒城市。

55 La Rochefoucauld, "Mémoir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p. 888-889.

56 Marc Fumaroli, "Les Mémoires au carrefour des genres en prose," in *La diplomatie de l'esprit*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994), p. 193.

室的⁵⁷政治傳統，或是從正統體制觀點批判首相制、總督（intendant）等實踐中央集權的新政治組織。在以清算攝政王后忘恩負義和馬薩林欺瞞背信行徑作為《回憶錄》的敘事軸線下，諸般拉氏記述的人情事理，呈顯當時王室和大貴族之間、名門望族和武士等低階貴族之間，相互依賴的恩庇扈從體系。拉氏以身處該體系中的道德人格發聲，根據維繫恩庇扈從體系的社交倫理和相應的道德價值觀，辯護自身行為的正當性。

在李希留為首相的執政盛期，青年拉氏於其宮廷政治生涯之初，即捲入首相與王后奧地利的安妮的衝突和暗鬥之局。由於同情王后既遭遇性情孤僻國王冷落，又受到首相鉗制打壓，拉氏自詡以效忠女主的騎士精神，參與了王后黨為掙脫孤立無援困境的密謀計畫。然而，如此「浪漫」行徑招致李希留於 1637 年下令逮捕入獄，和長達兩年之久的流放懲罰（1637-1639）。1648 年投石黨運動初起時，原本支持王室、領軍維繫首都秩序的孔代親王陣營，於 1650 年轉向與王室對立，宣稱馬薩林錯誤的軍事外交政策和濫權徵稅的行徑為「國家公敵」。而原屬王后人馬的拉氏，從猶豫與觀望最終決定加入叛亂陣營的關鍵，則是其妻的矮腳凳事件。依循宮廷儀典慣例，拉氏在尚未承繼其父「公爵暨同儕」頭銜和權利之前，其妻參加高階貴族女眷集體覲見王后的儀式中，不得擁有與王后同坐待遇的矮腳凳。拉氏依憑自己自始如一地支持和服務王后等忠貞表現，以及王后從未實際履行口頭承諾報償的事實，屢次要求王后賜與妻子矮腳凳。此期望卻在王后透過第一親信大臣馬薩林轉達應允之意，馬薩林也予以個人保證之後，依舊落空了。

在拉氏辯護自己加入叛亂親王陣營，乃肇因於王后忘恩負義、馬薩林背信等「始料未及事由」的說詞中，我們得以辨識貴族與王室相互依賴的恩庇扈從體系和政治體制交織的運作邏輯。相對於拉氏屢次以實際行動證明他對王后的效忠與支持，反觀王后即便在以攝政身分掌管政權之後，從未實踐允諾的報償——不論是具實質利益的官職，抑或具家族

57 Paul Bénichou, *Morales du grand siècle*, p. 80.

榮譽象徵的矮腳凳。路易十四王在他為教育王儲而撰寫的《回憶錄》中，論及貴族重視排行次序：「沒有任何獎勵會比排行次序之高低區別，更令人心動。爭取貴族排行中更優位的次序，尤其是王國裡最高貴人士行事的首要動機。」⁵⁸在優先順序（l'ordre des préséances）構成的象徵價值競爭中，不僅第二等級內部存在高低層級，大貴族之間也比較巴黎高等法院登錄「公爵暨同儕」爵勳名冊的時間先後，區別排行次序。⁵⁹依循政治體制，拉氏之妻只能以立姿參加高階貴族女眷的覲見會談儀式。拉氏卻根據王室與貴族經營與維繫的恩庇扈從體系的默契，等待王后賜與其妻矮腳凳，以示拔擢之意。而王后與馬薩林終以正規體制拒絕其要求，拉氏深感意外，憤而加入叛亂陣營，以示抗議。

對王室而言，恩庇扈從體系如同兩面刃，既需藉之拉攏名門望族效忠，又使王權受這些強勢貴族的鉗制，故路易十三王接受李希留提議，推動以首相為服務王權之首的官僚制度，遂行中央集權式的統治管理。⁶⁰李希留死後，所有遭其放逐的大貴族皆在因病垂死的路易十三王同意下重返宮廷，磨刀霍霍爭要職、奪權勢。馬薩林乃王后痛惡的李希留之親信爪牙，李希留於臨終前向路易十三王舉薦其為繼任首相，他才得以外國人和非貴族出身的低賤身分，進入宮廷政治核心圈。然而，與羈絆王權發展的親王和大貴族相比，馬薩林的優勢，如拉氏描述：「他讓人家以為他別無所求，畢竟他的家族在義大利；他甚至表示，願意將效忠王后的所有扈從們，都視為自己的親人般對待。」⁶¹也因此王后於路易十三王死後，以攝政身分任命馬薩林為首相。馬薩林延續過去深受貴族反

58 Charles Dreyss, ed., *Mémoires de Louis XIV pour l'instruction du Dauphin*, tome II (Paris: Didier, 1860), p. 544.

59 請參見註釋 5 的說明。

60 李希留除了取消前王亨利四世授與新教城市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自治權之外，又加重代表王室治理地方的總督（intendant）職權，以取代貴族省長（gouverneur）的行政權力。有關李希留的政治作為，請參閱 François Bluche, *Richelieu* (Paris: Perrin, 2003).

61 La Rochefoucauld, "Mémoir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898.

彈的內政與軍事外交政策，但受限於本身非法國高階貴族出身，且其保護主僅為女性攝政，使他難以仿效李希留。相對於李希留有路易十三王全力護航支持，得以厲色應對外戚、親王和大貴族，並拔擢馬薩林等幕僚親信、建立為其所用的人脈關係，馬薩林必須與攝政王后一同博取貴族盟友，推動政務。然而，首相制存在的正當性，本為維護王室決策的獨立性與權威性，所以當馬薩林將他對於貴族盟友的承諾置於履行首相職責之後，隨即陷入違背恩庇扈從體系裡至關重要的社交倫理——誠信——的道德困境中。

拉氏在《回憶錄》裡雖不掩飾他對於攝政王后的失望之情，但王后特別引薦並要求他與之為友的馬薩林，才是他強烈道德批判的對象。回顧自己在宮廷社會中的政治與社交經驗，拉氏寫道：

王后透過諸多訊息傳達她對我的友誼和信任。她好幾次向我表示，我對她的滿意將增添她的榮譽，王國裡甚至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拿出來作為獎賞，以回報我曾經給予她的服務和援助。⁶²

如果馬薩林真的為國家、為王后鞠躬盡瘁地服務，我也願意當他的扈從，當他的朋友。⁶³

孔思東 (Jean-Marie Constant) 曾根據 16 世紀末和 17 世紀初期貴族書著的回憶錄，指出「友誼」這個詞在當時「不僅涵蓋今日我們慣用的意思，即指稱兩人之間惺惺相惜的情誼，也指稱男女之間的愛慕關係。第三個定義則是用來指稱效忠與扈從的關係」。⁶⁴貴族的回憶錄顯示，在恩庇扈從體系結構的複雜社交網絡裡，居上位者時以「朋友」稱呼其欣賞或信任的扈從，或以同時指涉道德價值和親密關係的「友誼」一詞，界定彼此情誼，凝聚向心力。因侍奉同一位保護主而結識的扈從之間，雖得

62 La Rochefoucauld, "Mémoir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990.

63 La Rochefoucauld, "Mémoir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902.

64 Jean-Marie Constant, *La noblesse française aux XVI^e-XVII^e siècles* (Paris: Hachette Livre, 1994), p. 148.

遵從身分階級順序衡量進退禮儀與行為規矩，也會藉由友誼的語詞和概念，強化彼此的同盟關係。因此，拉氏在加入反叛陣營前夕撰寫的〈辯護書〉中，開宗明義宣稱自己終於看穿馬薩林未曾視己為友的事實，進而揭發馬薩林各種假友誼之名、行政治權謀之實的背德行徑，表明討伐之舉遠非對故友的背信棄義。在他看來，馬薩林這名恣意而為、陷國家與人民於危險之境的「公敵」，同時也是假朋友之貌，嚴重損傷他個人與家族榮譽的私人仇敵，他唯有宣戰報復才能恢復榮譽。⁶⁵

宗教戰爭以降的貴族回憶錄，尤其是被驅逐於宮廷權力核心之外的大貴族之作，皆具作者意圖爭取政治話語權和詮釋權的意涵，拉氏以〈辯護書〉為基礎撰寫的《回憶錄》亦不脫此寫作動機。此外，拉氏在《回憶錄》中，不論是用第一人稱敘事的前兩章節，還是第三人稱敘事的後兩章節，皆在指陳宮廷政治人物偽善、欺瞞、背信等言行不一的作為，向讀者呈現敘事者的倫理判斷與道德立場。這種寫作手法能夠讓讀者清楚辨識《回憶錄》的主人翁，雖於政治爭鬥下居於劣勢、乃至失勢處境，卻是一位具備道德實踐力的高尚的佩劍貴族。拉氏寫於《回憶錄》著述期間的〈自畫像〉一文，既正面回應了叛亂貴族與王室修好的集體意願，也不忘在抹除個人宮廷政治經驗描述的文脈中，宣示自己於友誼和利益交織的恩庇扈從體系裡，認同的道德理念與準則：

我秉性良善並具美德；由於強烈期許自己做一個真正的尚禮君子，所以沒有什麼能比友人們誠摯地提醒我缺點，更令我高興的事了。……

別人幾乎未曾見我發怒，我也從未憎恨任何人，不過，這不意味別人冒犯我的時候不會報復，因為我的榮譽感，促使我反擊任何待我不公允的人。……

我愛我的朋友，我願意毫不猶豫的犧牲個人利益，成全他們，這樣

⁶⁵ La Rochefoucauld, "Apologie de M. le prince de Marcillac,"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p. 837-859.



的氣度與作為，可資明證。為了朋友，我可以屈尊自己，耐心地忍受他們的壞脾氣，也能輕易原諒他們所做的任何錯事。只是，我很少以噓寒問暖的體貼方式，向朋友表情示意；也不會因為和他們分隔兩地，而有任何牽腸掛肚的情緒。至於他人津津樂道的八卦，我天生不好此道。我是一個慎言之人，比起任何人都更能保守別人託付的秘密。我極為信守諾言；答應他人之事，不論會有何種不利於自己的結果，絕不失信於人，此乃我一生不可撼動的戒律。⁶⁶

一如《回憶錄》，拉氏在〈自畫像〉中是以真誠忠信與表裡如一的尚禮君子暨模範友人的形象發聲，向讀者清楚展示作者與文中發聲的表述者，道德立場一致。

不過，他在《箴言錄》中，卻一改過去道德表態的書寫方式，致使讀者難以辨識，作者對於文中一則則以「我們」、「吾人」發聲的表述者，所描繪的隱藏於「愛己」（l'amour-propre）⁶⁷動機下的言說作為和社交活動，究竟認同抑或反對。以下幾則可以為證：

吾人所稱的友誼，不過是一種社交團體；在此團體中，人們照顧彼此的利益，或是相互效勞。這不過是一種各自總能以愛己為動機，從中贏得好處的交易關係。（M 83）

我們常常喜歡比自己更有權勢的人；然而，在此關係裡建立的友誼不過是出自利益動機。因為，我們對他們的付出並非單純為了對方好才為之，而是希求自己從中獲取好處。（M 85）

我們評量朋友的優點，取決於我們的愛己之心，也就是依據自己滿意他們的程度來衡量。朋友之於我們的價值，全憑他們如何對待我

66 La Rochefoucauld, "Portrait de M.R.D. fait par lui-même,"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p. 5-6.

67 "amour-propre" 一詞，本文為避免與 "amour de soi" 的中譯「自我之愛」、或是 "narcissism" 的「自戀」、「戀己」混淆，譯為「愛己」。以下箴言皆引自拉氏最後一次增修的 1678 年版《箴言錄》，並標示辭條編號：La Rochefoucauld, "Le dernier texte des Maxim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p. 110-233.

們。(M 88)

吾人不能忘懷自己遭到敵人的欺騙、朋友的背叛；自己欺敵叛友時反倒自鳴得意了。(M 114)

我們常若有似無地抱怨友人，其實是在為自己輕率恣意的行為預先準備了藉口。(M 179)

這幾則拉氏對於友誼等社交行為的道德反省，充分體現他在〈辯護書〉和《回憶錄》裡描述自己從幻象到認清真實的經驗認知。米謝爾·雷伊 (Michel Rey) 曾探討 16 世紀人文學者在擔任君王國事諮詢顧問時，以君王之友發聲的道德意涵；他認為，相較於 16 世紀人文學者筆下將「出自於朋友之口的言說話語」等同於「誠實無欺的真意」，17 世紀的作家則否定兩者間的必然關係，指陳友誼僅僅是「日益複雜的社會遊戲中多重權力的操作工具之一」。⁶⁸雷伊認為這樣的轉變，與彼時出現的兩個互相交織與混融的政治與社會現象密切相關：「一方面，現代絕對王權國家的打造工程，以及歐洲宮廷的文明進程，大大增強臣民對於中央權力的依賴程度，以及君王之下臣民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彌漫著欺騙符號的巴洛克遊戲。人們不再能清晰辨識生活世界，因為不僅原本用來認識世界的理性知識出現危機，對於古典價值理念也產生了幻象破滅之慨。」⁶⁹拉氏的宮廷經歷可以驗證雷伊所闡釋的政治社會現象。對於拉氏而言，他難以全盤否定李希留為提高國家競爭力與地位，而打壓強勢貴族的政策。但是，王室只為了謀求政治最大利益，背棄舊友忠臣，並放任如馬薩林之流的新臣玩弄權謀與權術，則是觸犯了傳統貴族的道德底線。絕對王權形塑的新政治結構，對於貴族用以鞏固同盟和恩庇扈從關係的人際信任等道德價值的侵害，不僅是拉氏於〈辯護書〉、《回憶錄》、〈自畫像〉中批判王室政府的立論基礎，也是他在《箴言錄》中將「人物素描」文體，用於描繪「人心」(le cœur de l'homme)

68 Michel Rey, *L'amitié à la Renaissance. Italie, France, Angleterre 1450-1650* (Florence et Pari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Badia Fiesolana, 1999), p. 186.

69 Michel Rey, *L'amitié à la Renaissance. Italie, France, Angleterre 1450-1650*, p. 187.

的基底素材。⁷⁰

拉氏在前述四部作品中，援用於表述理念想法的修辭工具與智識語境，只有《箴言錄》出現了雷伊所說的，17世紀知識菁英質疑人文學崇尚之古典價值理念的批判脈絡；尤其是主張人具有德性力量的塞內卡（Sénèque，拉丁文為 Lucius Annaeus Seneca, 4 BC-AD 65）等古典斯多葛學派，遭受信奉聖奧古斯丁神學觀的冉森教派（Jansénistes）質疑和否定。⁷¹拉氏利用《箴言錄》合法印製版的扉頁插圖等前置性文本，透露該作品和聖奧古斯丁神學觀之間的親緣性。在1665年版的扉頁插圖上，一尊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的半身雕刻像佔據了圖片右側空間，站立於雕像左側的愛神丘比特，用左手摘除哲學家的面具，以右手食指與中指指引觀圖者看清哲學家的真實面目；標示於丘比特腳下的「真理之愛」（L'Amour de la Vérité）四個字，則賦予愛神形象哲思意涵而非神話寓意。⁷²插圖之後，有一篇拉氏假出版商之名撰寫的〈致讀者書〉。⁷³拉氏為1666年版改寫的〈致讀者書〉裡，表達作者採用聖奧古斯丁的預定

70 「人心」一詞出自《箴言錄》1665年版〈致讀者書〉中的起始之句：「我在此提供公眾一篇人心的素描」，La Rochefoucauld, "Avis au lecteur,"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289.

71 法國既以天主教為國教，結束國內的宗教戰爭，故奉行特倫托大公會（the Council of Trent）對於宗教教義、教會體制和禮拜儀式的決議。1620年代，法國天主教會內部出現和新教陣營一樣信奉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之神學觀的團體，領導者為教士暨神學家 Duvergier de Hauranne。在其友 Cornelius Jansen 撰寫《奧古斯丁》（*Augustinus*, 1640）闡述教義後，此宗教團體被冠以冉森教派（Jansénistes）之名。冉森教派認同聖奧古斯丁的預定論（*prédestination*）主張，即上帝為全知全能，人性墮落，若無神的恩典，人斷無行善的能力，而神的恩典專屬於神預定之人；又依循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對於希臘羅馬異教徒文明與思想的否定，批判人文學推崇的古典斯多葛學派，認為其宣揚的價值理念為假德性。關於法國17世紀冉森教派等反人文學運動，請參閱 Henri Gouhier, *L'anti-humanism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Vrin, 1987).

72 拉氏生前增修的四個版本皆保留此幅扉頁插圖。

73 拉氏在1665年版的〈致讀者書〉之後，還安排了一篇由 Henri de La Chapelle-Bessé 執筆的〈論《道德箴言錄》〉（"Discours sur les *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但自1666年版起，拉氏改寫〈致讀者書〉內容，並撤下〈論《道德箴言錄》〉一文。

論神學觀：「寫下這些箴言的人是從遭受原罪敗壞而墮落的人性本質之悲慘狀態，省視人的言行作為。由是之故，他談論的那種識別人們表面德行下缺點罄竹難書的方式，絲毫不適用於神預留特別恩典的那些人。」⁷⁴

對於描繪愛己、私利等「人心」或「人性本質」的《箴言錄》，法國自 19 世紀建立的經典文學研究，特別著重討論著述體現拉氏隸屬何種思想學派的問題。19 世紀以降的主流論述認為，《箴言錄》彰顯 17 世紀貴族訴求伊比鳩魯主義的放蕩哲學觀（libertinage）。拉封（Jean Lafond）於 20 世紀 70 年代駁斥上述論點，力主拉氏為奧古斯丁主義者，而引發學界至今未止的爭辯。⁷⁵戴樂伏特（Louis Van Delft）甚至否定拉氏屬於任何思想學派。⁷⁶本文認為拉氏在創作箴言期間，受到冉森教派信奉的聖奧古斯丁神學觀的啟發，故提出以愛己為墮落之人性本質的角度，重新檢視自己昔日宮廷政治和社交生活裡，從幻象到認清真實的經歷。不過，拉氏雖和幾位支持冉森教派的親友互動密切，⁷⁷也認同聖奧古斯丁

74 La Rochefoucauld, “Le dernier texte des Maximes,” in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110. 1666 年版的〈致讀者書〉，雖然在 1671、1675 和 1678 年的版本中有些許調整，但這段引文保持不變。

75 Jean Lafond, *La Rochefoucauld: Augustinisme et littérature* (Paris: Klincksieck, 1977.)

76 戴樂伏特認為必須拋開追究拉氏之思想學派的提問模式，才能從 17 世紀貴族重視文學寫作的社交文化面向，識別《箴言錄》在寫作風格和手法上的「多樣特性」（diversité）：Louis Van Delft, “Pour une lecture mondaine de La Rochefoucauld. La caractérologie d’un moraliste pair de France,”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actes du tricentenaire, 1680-198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pp. 145-157. Emmanuel Bury 則主張《箴言錄》同時體現伊比鳩魯的享樂主義和奧古斯丁主義，見 Emmanuel Bury, “Humanisme et anti-humanisme,” in *La Morale des moralists*, ed. Jean Dagen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9), p. 56. 拉封也在自己後期的研究裡關注《箴言錄》透露的貴族道德觀，見 Jean Lafond, “Morale aristocratique et augustinisme dans l’œuvre de La Rochefoucauld,” in *La Rochefoucauld: l’homme et son imag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Editeur, 1998), pp. 91-100.

77 艾斯匹和沙布雷夫人這兩位《箴言錄》創作初期的共同作者，也是冉森教派的支持者。有關拉氏接觸聖奧古斯丁神學的社交環境，請見 Jean Mesnard, “La rencontre de la Rochefoucauld avec Port-Royal,” Jean Lesaulnier, “Les Liancourt, leur hôtel et leurs hôtes

神學觀，他在《箴言錄》的寫作上，和巴斯卡《寫給一位外省人的信簡》（*Les Provinciales*），或是艾斯匹和沙布雷夫人的箴言作品相比，既不闡釋神學教義，也未宣揚冉森教派虔誠信仰。⁷⁸且《箴言錄》的正文本身，從印刷首版到拉氏生前親自修訂的最後版本，只有一則新添於 1675 年第四版的箴言，觸及基督教的一般性教義：「謙卑是基督教美德真正的明證。若無謙卑，我們將保有所有的缺點。而這些缺點被驕傲所遮掩，不僅讓其他人看不見，甚至連自己也經常察覺不到。」（M 358）⁷⁹其次，在法國王權打壓冉森教派並取締支持者言論的政策之下，《箴言錄》五個由拉氏主導出版的版本皆通過文稿預審，合法印製發行。⁸⁰從這個事實來看，即便〈致讀者書〉透露作者認同預定論神學觀，但全書用字遣詞實未觸犯王權的宗教政策底線。

為何《箴言錄》印刷版的扉頁插圖等前置性文本中會有如特殊的安排？下一節將透過梳理與分析《箴言錄》的讀者意見與迴響，指出扉頁插圖等前置性文本，乃是拉氏針對《箴言錄》手抄版讀者意見的回應；而在拉氏及其所屬的貴族社群對於現實社會道德剝離狀態的省思與討論中，透露了他們期待於新政治秩序確立的環境裡，重建人際信任與倫理的集體性意願。

(1631-1674),” Jean Lafond, “Madame de Sablé et son salon,”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61-165, 167-200, 201-216.

78 Blaise Pascal, *Les provinciales ou Lettres écrites par Louis de Montalte à un provincial de ses amis et aux RR. PP. Jésuites sur le sujet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des ces Pères* (1657), édition de Charles Louandre (Paris: Charpentier, 1862). 艾斯匹和沙布雷夫人各自的箴言作品皆在身後出版：Jacques Esprit, *La fausseté des vertus humaines* (Paris: André Pralard, 1678); *Maxim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Sablé et Pensées diverses de M. L. D.* (Paris: S. Mabre-Cramoisy, 1678). 有關拉氏和沙布雷夫人、艾斯匹作品的比較，請見 Jean Lafond, “Madame de Sablé et son salon,”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201-216; Bérengère Parmentier, *Le siècle des moralistes*, pp. 65-72.

79 此箴言在 1675 年版和 1678 年版的編號皆為 358。

80 李希留擔任首相期間，已確立打壓冉森教派的宗教政策。有關法國王權和冉森教派之間的歷史發展，請參見 René Taveneaux, *Jansénisme et politique* (Paris: A. Colin, 1965).

三、「國王為臣民之友」： 《箴言錄》的讀者迴響

拉氏在《箴言錄》付梓印刷前，曾委託沙布雷夫人諮詢其交友圈人士，了解他們對於作品的接受度和意見。這些《箴言錄》手抄版的讀者，包括拉氏與沙氏的共同友人以及不識拉氏者，皆屬巴黎社會菁英。他們嘗試識別此書作者的出身及其生活經驗的特殊性，而有以下評論：

這些句子的內容和談論的方式讀起來，比較像是出自宮廷人士，而非一般作者之手。我並不排斥這樣的表達方式。⁸¹

或者認為：

顯而易見，寫下這些格言者，可不是蝸居外省的鄉巴佬，也不是大學教授、學者，而是一位熟悉宮廷和社交界的高尚人士；他從其中體驗生活的愉悅與美好，但也時時在人際關係中嘗盡苦澀滋味。面對種種經歷，他讓自己深入探究人與人互動往來間所有拐彎抹角以及細緻之處，寫出這些自娛娛人的作品。⁸²

《箴言錄》手抄版的讀者對於著述可能出自一位宮廷貴族之手，雖不感意外，甚至表露親切之意，卻難以輕鬆欣賞作者在「深入探究人與人互動往來間所有拐彎抹角以及細緻之處」背後所揭示的虛情假意世道。有的讀者批評作者呈現的人情景象，過於以偏概全：「我認為他把人心過於醜化了」，⁸³「他僅憑自己的主觀認定而非事實去評論所有人。在大部分事情上，他說的是有道理，但是，我可以確定還是有人僅僅是出於

81 "Lettre de M^{me} de Schomberg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32.

82 "Lettre, d'auteur inconnu,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40.

83 "Lettre de M^{me} de Maure à M^{me} de Sablé. 3 mars 1661,"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28.



善心，而非其他欲求行事的」；⁸⁴更有讀者強烈非議作者「開玩笑」的寫作態度和方式：「啊！夫人，究竟一個人的腦袋和心靈要墮落到什麼地步，才能想出這些句子！我在如此震驚、難受的時刻，只有一個想法要告訴您：如果他要透過開玩笑的方式指涉任何嚴肅之事，這些箴言糟蹋的可不是他的文學事業，而是他在貴府期間享用的蔬菜濃湯！」⁸⁵甚至有讀者懷疑以「我們」、「吾人」發聲的箴言短句其實是體現作者本人的行徑與想法。拉氏之友梅黑騎士（le chevalier de Méré）特別轉述拉氏面對此類以言廢人之批評的困惑：「我指出了這世界上大多數人在精神面與心靈面的缺點；那些僅僅透過我的觀察之言而認識我的人，竟以為我具備所有那些缺點，彷彿是我在描繪自己。對照於我自己的行動與作為，這樣的批評實在令人難以理解。」⁸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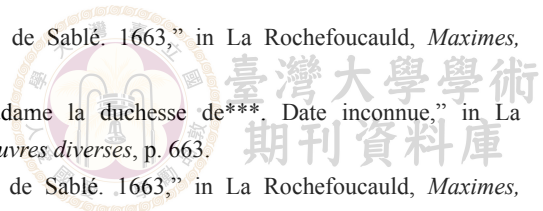
即便不以言廢人的讀者，也質疑此書可能引發的不良閱讀效應，反對手抄版付印：「我的聰明才智，遠不能辨識世界上不存在榮譽感、良善與正直；我向來相信這些美德的存在。但是，讀完這份箴言手稿後，我們被說服接受，在這無善惡之別的世界下，必須終其一生處於行動狀態。如此一來，我們可有放任自己為所欲為的好藉口了；由此，您可以想像這些箴言是多麼危險。」⁸⁷或是認為「這些箴言究竟是好是壞，端看讀者的品行決定。如果落在高尚人士如閣下您之手，因為您能去蕪存菁，箴言的優點得以彰顯。若是落入放蕩不羈之人的手裡，則將被用來支持他們錯誤的想法，或發表一些如這世界上不存在美德、或想要成為德性之人乃瘋狂之舉等標新立異的言論，世人將墮入冷漠、無所事事等

84 “Lettre de M^{me} de Guyméné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38.

85 “Lettre de M^{me} de La Fayette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45.

86 “Lettre du chevalier de Méré à Madame la duchesse de***. Date inconnue,”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63.

87 “Lettre de M^{me} de Schonberg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32.



萬惡淵藪之境。我認識的一位男性友人讀了這份文稿，讓他知曉了文雅生活與人類社會中令人感到羞恥，及應該遮蔽隱藏的面向。」⁸⁸一位讀者建議修改箴言再出版：「我在這份文稿中讀了許多非常不錯，甚至可以說是優質的內容，不過，前提是要剔除那些造成真實美德與虛情假意混淆的曖昧性。」⁸⁹

接受沙布雷邀請而閱讀手抄版《箴言錄》的讀者們，對於這部著述是否稱得上「文以載道」，反應兩極，贊成者肯定箴言有助人們深刻體認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沙氏在一篇為了介紹和推薦《箴言錄》印刷首版而寫的文章中，詳細摘述了正反意見，不過，該文最後由《學者報》刊登於 1665 年 3 月 9 日的版本中，負面評價盡數被刪除。以下為沙氏原文：

有人認為作者把人描繪得如此醜陋不堪，實在是對人失禮的冒犯，甚至懷疑他描繪的對象，其實是以他自己作為原型。有的人表示，將此作公諸於世乃危險之舉，因為此著指出了人們在錯誤原則之下，毫無任何善行的事實。又，人既然不可能具備德性，或說德性僅僅是人的空想，人們也無需努力追求德性。另有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此著作甚有益處，因為它揭示了人們對於自己的錯誤認知，讓他們看見自己若無宗教信仰則難有善行。此著作有助於了解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唯有不再自欺才可能真正地認識自己。⁹⁰

透過梳理《箴言錄》手抄版讀者的意見，我們可以推想印刷版在編輯安排上的用意，是出於拉氏對讀者的回應。為了避免再有讀者提出負面的道德評價，拉氏特意不牴觸路易十四王的宗教政策，運用扉頁插圖等前

88 “Lettre, d’auteur inconnu,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40.

89 “Lettre de M^{me} de Liancourt à M^{me} de Sablé. 1663,”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 638.

90 Jacques Truche, éd.,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suivies des réflexions diverses, du Portrait de La Rochefoucauld par lui-même et des Remarques de Christine de Suède sur les Maximes*, (Paris: éditions Garnier, 1967), “Article du Journal des savants, sur les Maxim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724-725.

置性文本，透露作者受到預定論神學觀的啟發，「省視人的言行作為」，藉以指示著述內含宗教省思。不過，拉氏仍舊保留內文原本用以啟動讀者反觀自省行動，而非被動接受規範或訓條的書寫方式，如同於 1678 年版新增的箴言所示：「我們只根據自己的需要愛人。當我們喜愛朋友甚於愛自己，也不過是順應自己的喜好品味和樂趣；儘管如此，此乃友誼方能真誠與完美的唯一途徑」（M 81），「人們如果不相互欺瞞，則難久存於社群團體中」（M 87），「世間少有真愛，真正的友情更為罕見難得」（M 473）。

拉氏昔日曾言「沒有什麼能比友人們誠摯地提醒我缺點，更令我高興」。他雖然沒有以模範友人的形象於《箴言錄》發聲言說，其實在與讀者架構的文學交流空間中，演繹了真誠友人的作為：因為他期望促使讀者在閱讀一則則剖析人心內在活動的箴言中，檢視自己的倫理判斷與道德抉擇，進而省思個人決定承擔的價值理念與意義所在。⁹¹一如拉氏兩位友人所為：瑞典的克里斯丁女王（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1626-1689）讀了「我們很容易與遭逢貶謫友人相互取暖慰問；他們不幸的境遇才讓我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體貼善意」（M 235）、「當我們誇大朋友對自己的體貼善意，常常不是出自感謝之情，而是想要抬高別人對自己的評價」（M 279）兩則箴言之後，分別以「此乃見風轉舵型友人」、「懦弱行徑」作為眉批。⁹²沙布雷夫人則對於拉氏在 1678 年版增列的箴言「絕大多數的友人對友誼感到厭惡；絕大多數的虔誠信徒則對虔信一事感到厭惡」（M 427），抒發以下評論：「當種種社交往來的關係非以美德為基礎，有多少摧毀這些關係的事由，就有多少讓人厭煩這些關係的理由。」⁹³

91 1675 年第四版新增一則箴言：「友誼的最大貢獻不是讓我們在朋友面前顯露缺點，而是讓他看到自身的缺點。」此箴言的編號在第四版和 1678 年第五版皆為 410。

92 Jacques Truche, éd.,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suivies des réflexions diverses, du Portrait de La Rochefoucauld par lui-même et des Remarques de Christine de Suède sur les Maximes*, pp. 615, 617.

93 “Réponse de M^{me} de Sablé à la lettre précédente,” in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Mémoires*,

自《箴言錄》手抄版傳閱以來，即激起巴黎沙龍社交圈熱烈的討論與迴響，在印刷版公諸於世後，更廣泛引發短文形式以及道德議題的創作風潮，本文以「後《箴言錄》」（post-*Maximes*）道德文學來指稱這些著述。其中包括當時享有文譽的作品，如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的《寓言故事》（*Les Fables*, 1668）、史居德里的《閒聊道德》系列（*Conversations morales*, 1680, 1684, 1686, 1688, 1692）、⁹⁴拉布耶（Jean de La Bruyère, 1645-1696）的《本世紀的性格與風俗道德》（*Caractères ou Mœurs de ce siècle*, 1687），以及眾多直接倣效拉氏箴言文體的作品。⁹⁵巴蒙鐵耶認為 17 世紀法國投石黨運動結束後，在絕對王權統治模式底定的時局裡，社會上有論述、思辨與寫作能力的菁英人士「唯剩道德議題能談論」。⁹⁶然而，巴氏在闡釋此觀點的論證中，未曾考慮奧地利的安妮攝政時期，主政者重權謀與權術，導致宮廷社會與恩庇扈從體系裡的人際交往陷入信任剝離之境，本是拉氏執筆著述的批判重點。拉氏在《箴言錄》中，透過聖奧古斯丁神學觀的宗教視角，賦予其過往政治與社交經歷人文思考之普世性價值，仍舊表達了他對於上位者品行操守缺失，和王室重用非貴族出身的「布爾喬亞內閣大臣」（*ministers bourgeois*）的批評立場：「沒有什麼比來自大人物的信賴更令人驕傲的事了，因為我們將這份信賴視為個人才能表現的結果，卻忽視此份信賴不過出於大人物的虛榮心抑或他們無力保守秘密的緣故罷了」（M 239），⁹⁷「內閣大臣因自身的豐功偉業而志得意滿，但這些功

Œuvres diverses, p. 661.

94 《閒聊道德》系列作品包含 *Conversations sur divers sujets* (1680), *Conversations nouvelles sur divers sujets* (1684), *Conversations morales* (1686), *Nouvelles Conversations de morales* (1688), *Entretiens de morales* (1692).

95 Alain Lanavère 曾詳細考察書目：“Les ‘continuateurs’ de La Rochefoucauld à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7-29.

96 Bérengère Parmentier, *Le siècle des moralistes*, p. 177.

97 此則箴言最早收錄於 1665 年版，編號為 255。

績不過是機運所致，而非藍圖擘畫的結果」(1665年版編號66)，⁹⁸「布爾喬亞的氣味有可能在軍旅生涯中淡去，但無法於宮廷之中消失無蹤」(M 393)。不過，從拉氏依循合法管道出版《箴言錄》，和他於增修過程中謹慎用字遣詞的態度，⁹⁹以及讀者私下交流或著文回應的迴響，在在說明貴族等社會菁英期待於新政治秩序底定的環境下，重建人際信任倫理的集體性意願。就此意義而言，拉氏文友史居德里於1686年出版的〈有關友誼的故事和交談閒聊〉(“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以下簡稱〈友誼的故事〉)，最具代表性。¹⁰⁰文中將拉氏於奧地利的安妮攝政時期遭遇的人際信任剝離經驗，視為貴族社群的共同經歷與記憶，並透過呈現當今乃國王為臣民之友時代的意象，嘗試為前段歷史、為貴族在回顧此段歷史而潛入漫長的道德省思時期，劃下休止符。

史居德里出身外省的沒落貴族家庭，在長達50年的文學寫作生涯裡(1641-1692)，周旋於專業社群、貴族社交圈、出版業者以及王權代表者之間，不斷地嘗試新的文體、調整寫作與出版策略。¹⁰¹隨著《箴言錄》帶動世俗文學讀者偏好短文與簡潔形式的閱讀品味，她自1660年代以降，不再繼續撰寫使她博取名聲的歷史長篇小說，轉而嘗試短篇小說等新文體。她在1680年確立了《閒聊道德》系列的寫作模式，並於往後十二年間推出五部著作，包含收錄〈友誼的故事〉一文的《交談閒聊世間的倫理道德》。

史居德里早在創作長篇小說時期，即把當時貴族沙龍的交談閒聊形

98 自1666年的第二版起，拉氏將箴言裡的「內閣大臣」改為「人們」(hommes)。在1678年第五版裡，此箴言的編號為57。

99 上述將「內閣大臣」改為「人們」為例證之一。

100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aris: sur le Quay des Augustins, 1686), pp. 871-1026.

101 有關史居德里文學生涯，請參見 Éva Avigdor, “L’honnêteté féminine” dans les *Conversations et les Entretiens*,” in *Les trois Scudéry, actes du colloque du Havre (1-5 octobre 1991)*, éd. Alain Niderst (Paris: Klincksieck, 1993), pp. 533-540; Myriam Maître,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9), pp. 397-405.

式作為敘事的關鍵技法（嵌入發展劇情所需的詩文、書信、故事以及人物意見等），尤其透過談話場景的文學再現，宣揚法國上層社會男女合宜共處的社交文化。《閒聊道德》系列涵蓋了史居德里對於舊文的重新編寫，以及全新之作，如〈友誼的故事〉；不論談話抑或故事的時空背景，皆以現代取代 17 世紀上半葉文藝復興風潮下流行的古羅馬時代。在〈友誼的故事〉中，史居德里將拉氏於《箴言錄》的「世間少有真愛，真正的友情更為罕見難得」，轉以問句形式：「難道你們認為世上完美友情的例子會比真摯愛情的例子更為常見嗎？」¹⁰²讓聚會聊天的男女友人們抒發意見，並帶出一則發生於「路易十三統治末期」的友情故事。史居德里是以拉氏在友情交誼與人際信任上的負面遭遇，以及他對此遭遇的省思經驗作為故事的再現對象，並藉文中聚會談話的友人之口，定位此則故事與「過往今來各種語言書寫的愛情故事」相比，乃是「前所未聞」。¹⁰³

上述故事裡的女主人翁滿懷憧憬地投入社交生活，尋求值得信賴的友人和體認友誼的真諦，最終卻如拉氏一樣，經歷各種現實與事件後，察覺到男女友人隱藏於冠冕堂皇友誼言說之下的私利動機、各種軟弱與平庸的性格特質，也意識到自己為唯一通過考驗的真摯之友。史居德里在描述主人翁歷經的種種遭遇之後，揭示其內心世界：

她承認友情有別於任何其他情感，如此細緻溫柔，任何人若失去友情的滋養，將過著既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別人的日子，生活將變得無精打采、乏味無趣。可是，她並不親切對待來府探訪的人士。她採取一種有趣的嘲諷方式，談及人心的軟弱，甚至令那些對於她描繪之缺點懷有罪惡感的人士，都深感興味。她如今既不尋覓知己、情人，也不再汲汲贏取大家的讚賞，這些作為雖然與一般處

102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 872.

103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 872.

世之道牴觸，但她放下一切無所愛，反而更受人愛慕，也比過往任何時刻更稱得上是溫和謙恭的朋友。如此這般的結果促使她多次表示，友誼的真正樂趣在於愛人，而不是被人所愛。原來，與那段她處處尋求友情交誼對等回饋的歲月相比，現在大家雖然非常重視她，但是，她自己內心早已不再敏感計較了。¹⁰⁴

行文至此，史居德里藉由這位映照拉氏寫作箴言經驗的主人翁，剖析故友內心狀態，並給予他最高的道德評價：在一個人際信任淪喪的時代裡，主人翁雖然以「有趣的嘲諷方式，談及人心的軟弱」抒發自己的失望情緒，但唯一令自己不再陷入怨懟與鬱結情緒泥沼的出口，乃是體會人情交流的真諦在於個人品行操守的自我實踐，而非執著於尋覓雙向互動的完美友誼。隨著故事的朗讀者闖起載錄此則故事的手抄本，文本的敘事場景重返原初的聚會談天，時序也從故事所在的路易十三朝晚期帶回「現在此刻」。史居德里讓正在享受談話樂趣的友人們再次面對「難道你們認為世上完美友情的例子會比真摯愛情的例子更為常見嗎？」這個問題，透過他們之口指出，友情故事裡品性高尚的主人翁雖為昔日人際信任淪喪時代的典範人物，但他們更為慶幸能夠生活在當今國王為臣民之友的時代。

在隨後鋪陳的談話內容中，史居德里更極盡修辭之能事，宣揚國王與臣民雙向互動的完美友誼：國王如今為臣民的首要友人，諸般雄偉大業則是他關愛與照顧臣民的證明，尤其是用以親近臣民的凡爾賽宮，「在他的宮廷裡，吾人見到國王降貴紆尊地出現於私人寓所等少有放鬆自己的場所和娛樂消遣活動中，甚至近乎平等地與一些廷臣們遊戲或閒聊家常。吾人於是領會國王在施予恩德善行時，是多麼優雅！對待臣民，又是多麼仁慈！」¹⁰⁵面對降貴紆尊、親近臣民的國王，臣民們首先「不知

104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p. 991-993.

105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p.1022-1023.



應該如何準確地表達內心對王的崇敬之情，更不妄自為王之友」，但終究難掩告白友誼的心意：

吾人與國王建立的互動關係，不單單出自於對他的崇敬，更有來自心底深處的柔情。吾人在王賜與他人的福祉中同沾恩澤，就如同他親賜吾人一般。吾人常常忽視自己身體的不適，卻對於他的病痛感同身受。吾人在愛慕國王的情感中，極力隱藏對其油然而生的親切感，反而更加強化這份揉合著恭敬與柔情的友誼。吾人對於這位既是英雄、國王、又是人民之父、臣民之友的情感，交融著友情及因其崇高品行激起的敬拜和熱情。¹⁰⁶

這幕友誼告白的戲碼，既是作者藉以表達個人與隸屬之貴族社群對國王心悅誠服之作，同時也呼應了官方向首都與外省貴族宣揚國王親近臣民的政策。路易十三王時代的首相制度，曾經鉗制囂張跋扈的強勢貴族，但也引發了置王權於危境的投石黨運動。路易十四王自 1661 年馬薩林死後親政，立即罷黜後者的第一親信、時任財政大臣的富凱（Nicholas Fouquet, 1615-1680），藉以宣示他個人統治的意志。¹⁰⁷在路易十四王將「個人統治一事以各種文字和形象傳達給更多人」的過程中，¹⁰⁸由出身布爾喬亞的內閣大臣考爾白（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¹⁰⁹統籌和

106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p. 1023-1024.

107 路易十四王廢除首相制，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在正式登記國王敕令之前的諫諍權（le droit de remontrance）以及對於國王任命之官員頒發特許書（lettre patente）的認可權；又將決策外交與內政重大事務的御前諮詢會議（Conseil du roi）的參與者，侷限於國王和三至五位由他口頭委任內閣大臣職務的親信，剔除了曾任攝政的母親、親王等王室成員，以及大貴族、元帥與掌璽總署大臣。

108 引自柏克（Peter Burke）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頁 78。

109 考爾白家族從商業與銀行業界跨入政治界。考爾白於 1640 年透過捐官方式進入李希留主事的王室政府，1648 年以國家顧問（conseiller d'Etat）一職擁有貴族身分，與富凱等人效命於馬薩林。路易十四王登基後，在考爾白的協助之下，清除富可敵國的富凱勢力。其後考爾白陸續被授予要職，如 1664 年文化與藝術事務的建築總監（surintendant des

推動一個專事宣揚國王榮耀的文藝與科學贊助體系 (mécénat)，具體作為如設置學會等官方機構、獎賞作品題獻者。面對此一政治變革，過去受到叛亂親王與大貴族或馬薩林、富凱庇護的文藝人士，包括史居德里，競相加入以國王為首要贊助者的組織系統。史居德里雖受性別限制，不得進入官方機構，終究藉由頌揚國王之英雄事蹟與榮耀的文學作品，如《漫步凡爾賽宮》 (*La Promenade de Versailles*, 1669)、《論榮耀》 (*Discours de la Gloire*, 1671)，獲得國王獎賞酬金。整體而言，1660至1670年代是路易十四王實施個人統治的極盛時期。在這段期間，官方透過文學、圖像、舞台表演、雕像等媒材塑造路易十四王的公眾形象中，帝王、英雄和人民之父是宣揚君主光耀的重點，興建中的凡爾賽宮也處處以國王對外凱旋勝利、對內功勳輝煌作為繪畫與雕飾主題。1682年5月，凡爾賽宮正式啟用，取代羅浮宮，成為王家宮廷與政治中樞所在地。同年12月，服務王家的《雅緻信使報》 (*Mercuré Galant*) 專文介紹凡爾賽宮，描繪「長廊、大廳、大寓所，以及遊戲日發生的事情」，強調國王寓所每週三次開放貴族參訪，「國王、皇后及家人降貴紆尊地與在場聚會人士一同玩牌遊戲，這是臣民們從所未有的殊榮」；「當尊貴的君王趨身觀賞玩牌時，他不願人們中斷博奕、起身向他致意。能夠見到現身於聚會寓所的君王，輸贏雙方都陶醉於此無與倫比的榮光之中，前者倍感安慰，後者也高興的忘了彩金一事」。¹¹⁰

藉凡爾賽宮正式啟用出現的國王親近臣民的形象宣傳，其實是路易十四王長期對貴族恩威並施的產物。路易十四王實施個人統治的五十四年間 (1661-1715)，肅清世家大族原有的私人軍備武力，將他們排除於御前諮詢會議等政治決策核心之外，專用布爾喬亞出身的內閣大臣、國

Bâtiments)、1665年國家財政預算、商業與經濟發展的財政總監 (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1669年出任負責國王內務、巴黎市、教會與海洋貿易與殖民等事務的國家秘書長 (secrétaire d'Etat)。

110 *Mercuré Galant, dédié à Monseigneur Le Dauphin. Décembre 1682* (Paris: G. de Luynes, 1682), pp. 1, 48, 49.

家秘書和省會總督管理國家和地方政治事務。¹¹¹現實如此，貴族唯有進宮輸誠，才有可能重獲國王賞賜有利家族發展的爵銜和官職，以及維持家族尊榮的財富。在賜與貴族實質利益以宣示王恩的措施中，路易十四王將貴族的官職限縮於服務國王個人和宮廷事務的國王侍從院（Maison du Roi）範圍。¹¹²拉氏長子法蘭西斯七世（François VI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634-1714）取代其父，進宮侍君之例，即可說明路易十四王對於貴族世家的駕馭之術。

根據聖西蒙公爵的《回憶錄》（*Mémoires de Saint-Simon, 1691-1723*），路易十四王雖然赦免參與投石黨運動的貴族，卻唯獨「無法原諒拉氏」，而且「拉氏相當清楚這一點，識相地盡量不出現在國王面前」。¹¹³顯然，拉氏撰寫的《回憶錄》讓路易十四王的母后背棄忠臣，以及國家首相玩弄權術的失德行徑公諸於世，並將貴族叛亂行動的政治倫理問題反轉為主政者誠信危機的道德批評，令君主耿耿於懷。不過，路易十四王既未因此禁止拉氏出版其描繪道德淪喪景象的《箴言錄》，甚至出乎聖西蒙的意料之外，拔擢拉氏長子法蘭西斯七世。路易十四王令後者參與多次戰役，建立軍功，¹¹⁴又分別於 1672 年授與國王侍從院新設立的「王室內務大總管」（Grand maître de la garde-robe）職務、¹¹⁵ 1679 年

111 請參考註釋 107 的說明。

112 國王侍從院的組織與功能存在已久，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於 1578 年正式予以規範及體制化，包涵教士侍從（maison ecclésiastique）、文職侍從（maison civile）以及由不同軍團（régiments）構成的軍事侍從（maison militaire）。有關國王侍從組織的詳細說明，請參見 Jean-François Labourdette, “Maison du Roi,” in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Régime: Royaume de France, XVI^e-XVIII^e siècle*, éd. Lucien Bély (Paris: PUF, 1996), pp. 941-944.

113 Didier Hallépée, éd.,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1691-1723*, volume 4, 1708-1709 (Paris: Les écrivains de Fondcombe, 2012), “Année 1709-Chapitre IX,” p. 2319. 聖西蒙公爵自 1694 年 7 月開始撰寫回憶錄，印刷版於 1788 年首度問世。

114 在 1667 年法國對西屬尼德蘭發動的權利轉移戰爭（la guerre de Dévolution, 1667-1668）中，拉氏父子皆受王命，披甲表現軍功。

115 王室內務大總管為路易十四王於 1669 年設置於國王侍從院的新官職。

賜與國王狩獵活動的「大獵手」(Grand veneur) 殊榮，更透過豐厚的俸祿和賞金顯示他對拉侯什傅科家族代表者的榮寵。¹¹⁶

極力尋求王室認可與庇護的史居德里，經歷投石黨動亂、目睹友人為失勢的富凱求情而入監後，清楚路易十四王的統御底線與廷臣勢力的消長。當她提筆構思〈友誼的故事〉，並以拉氏為範例形塑主人翁在友誼社交與箴言寫作上的經驗之際，她恐怕已確定故友不再是路易十四王介懷的對象了。〈友誼的故事〉在應和官方宣導國王親近臣民形象的同時，也向路易十四王傳達了「後《箴言錄》」時期，貴族等社會菁英嚮往修復人君與臣民之間、臣民之間相互信任的企盼之情。在此著出版之後，史居德里的文學事業獲致前所未有的榮譽：路易十四王不僅接受了《閒聊道德》系列於 1688 年出版的第四部以及 1692 年第五部的題獻，兩部著作的扉頁插圖上甚至再現了國王正與作者優雅地交談。此外，由路易十四王出資、其妻曼特農夫人主導的貴族女校「聖路易王室之家」(la Maison Royale de Saint-Louis)，也特別將史居德里的《閒聊道德》系列作品列為品德教育的教材。

對比於官方宣導的國王親近貴族臣民的形象，以及史居德里描繪的國王為貴族臣民共同與首要友人的文學形象，聖西蒙公爵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批評宮廷貴族成了路易十四王圈養的家僕，並特舉倍受國王恩寵的拉氏長子為例，指陳道：

若說拉侯什傅科公爵一生享有令人羨慕的恩寵，他也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因為沒有任何家僕比他更兢兢業業，甚至用奴役一詞來形容他對主人的卑躬屈膝都不為過。……除了伺候國王起床、就寢，每日還有另外兩次的換裝儀式與多次的狩獵與散步活動，他從不缺席，甚至在十多年間伴君生涯裡，有好幾次必須在國王出巡、行遊

116 法蘭西斯七世於 1680 年承繼其父的「公爵暨同儕」爵位。至於路易十四王賜給他的職務、俸祿和賞金等細節，參見 Jean-François Solnon,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VII),”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 François Bluche (Paris: Fayard, 2005), p. 823.

之處下榻過夜。¹¹⁷

1680-1690 年間，不論貴族究竟是誠惶誠恐服侍國王的家僕，還是在宮廷日常生活中與之親密互動的友人，路易十四王統治由盛轉衰的變化情勢，促使貴族和王權展開不同於拉氏等前輩的新對話行動。

路易十四王統治的後期，法國遭遇重大的軍事挫敗，從歐洲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共同對抗法國的奧格斯堡聯盟戰爭（Guerre de la ligue d'Augsbourg, 1688-1697），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Guerre de la Succession d'Espagne, 1701-1714），法軍戰績黯淡無光。長期對外的軍事戰役造成王國境內苛捐雜稅不斷增加，加以 1693 年、1694 年嚴重的饑荒災情，批判性的言論與著述不僅來自因〈南特詔書〉廢除而流亡於國外的新教徒異議分子，還包括環繞儲君勃艮地公爵（Louis de France, duc de Bourgogne, 1682-1712）身旁的友人圈，如聖西蒙公爵、布蘭威耶伯爵（Anne Gabriel Henri Bernard, comte de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儲君的導師費耐隆大主教與副導師富樂希（Claude Fleury, 1640-1723）。聖西蒙公爵不只在其回憶錄，也在多次私下獻給儲君的《國家管理計畫書》（*Les projets de gouvernement*）中，批評由布爾喬亞出身的內閣大臣與國家秘書執行國王個人決策的絕對王權統治模式，強力主張公爵大貴族才是第二等級與整體社會的首要菁英，必須重回御前諮詢會議與國王共同商議國事和管理國家。布蘭威耶伯爵則從歷史著手，強調佩劍貴族的重要性，主張恢復三級會議以約束王權。¹¹⁸外省古老貴族出身的費耐隆大主教，則在他為儲君學生勾勒理想君王之行徑與風範的《泰雷馬克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裡，批評了路易十四王個人統治表現在軍事外交、重商主義經濟乃至稅收政策上的弊端。此外，在一系列

117 Didier Hallépée, éd.,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volume 4, 1708-1709, “Année 1709- Chapitre IX,” pp. 2321-2322.

118 布蘭威耶伯爵的著述皆於身後才印刷出版，包括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ts ou Etats-Généraux* (1727)、*Essai sur la noblesse de France* (1732) 等。

針對財經政策、尤其稅收制度提出改革建言的著述中，不乏路易十四朝的當權貴族與官員之作，如法國元帥沃班侯爵（Sébastien le Prestre, marquis de Vauban, 1633-1707）的《王國什一稅計畫書》（*Projet d'une dime royale*, 1707），以及曾任魯昂（Rouen）警察總監的布斯吉耶貝爾（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lebert, 1646-1714）撰著的《法國明細》（*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712）等。不過，這些著述與早先的《泰雷馬克歷險記》，皆被視為挑釁王權、有礙政治秩序而遭查禁。¹¹⁹

隨著路易十四朝的落幕，世家大族隔絕於政治決策圈的漫長歲月終於結束。甫任路易十五王攝政的菲利普·奧爾良公爵（Philippe d'Orléans, 1674-1723），接受友人暨國策顧問聖西蒙公爵的建議，將路易十四朝清一色由布爾喬亞內閣大臣與國家秘書組成的御前諮詢會議，改為由親王、公爵等高階貴族組成的「群組會議」（la polysynodie）。群組會議雖然在 1718 年因決議效率不彰而解散，恢復傳統的御前諮詢會議，但是世家大族不再限於服務國王個人與宮廷內務，而是以御前諮詢會議的顧問、內閣大臣、甚至國家秘書等高階行政官僚職司，融入王室中央集權管理體系的權力核心圈。在世家大族政治權力從盪落谷底，重新攀升至高峰的路易十五以及隨後的路易十六朝，傳統貴族依舊涉足文學活動。但是，高階貴族如拉氏般主導文學與智識的創作與討論議題的時代已逝，由啟蒙哲士取而代之。在此新的政治與智識環境，拉氏的《箴言錄》未曾退出出版市場。下文將以發生於 1758 年的「愛爾維修事件」（請補原文）和 1778 年新版《箴言錄》為起迄點，討論哲士讀者與支持啟蒙運動的拉侯什傅科家族如何重新重視與強調《箴言錄》所聯繫之歷史脈絡。

119 對於這些湧現於路易十四王統治後期、由貴族執筆的政治改革言論與著述，美國史家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曾在一篇評論彼得·蓋伊（Peter Gay）《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1969）的文章中，認同 Paul Hazard、Philippe Sagnac 提出的觀點，即這些言論和著述對於 18 世紀啟蒙運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obert Darnt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224.

四、《箴言錄》的啟蒙哲士讀者

在討論「愛爾維修事件」之前，我們先參考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 Voltaire 為其筆名）以路易十五王史官身分所寫的《路易十四時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中繼貝爾（Pierre Bayle, 1647-1706）、豐特乃爾（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孟德斯鳩男爵（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之後，最受歐洲菁英階層景仰的人物之一。1752年出版的《路易十四時代》，特闢專章介紹與評論這段法國古典主義時期（l'âge classique）的作家，提到拉氏的《箴言錄》：

在所有有助培養國家品味、提升簡潔精確精神的著述中，拉侯什傅科公爵的《箴言錄》可謂最典範之作。全書雖然僅僅陳述一個真相，即自我之愛乃所有作為的動機所在，但是，這個觀點由於作者從各個不同面向來呈現，讓人感受強烈……。吾人如飢似渴般地閱讀這本箴言集錄，於是，吾人習慣於思考這件事，甚至將自己的想法用一種既強烈、又精確且細緻的方式表達出來。自文藝復興以降，在拉侯什傅科公爵之前尚未有人獲得如此的文學殊榮。¹²⁰

伏爾泰不僅是路易十五王的史官，也是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最具有評鑑文學作品的權威地位。但是，他雖肯定《箴言錄》經典文學的地位，卻對拉氏最令讀者爭議的愛己觀在道德思辨上的意義和價值不予置評。

相較於伏爾泰的沉默，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以下簡稱「愛氏」）在1758年5月出版的《論精神》（*De l'Esprit*）一書中，則高調談論拉氏的愛己觀招致的道德非議：

當受人矚目的拉侯什傅科先生，指出愛己乃是我們所有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之後，人們對於這位傑出作者的攻擊，清楚地顯示大家對

¹²⁰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52), in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avec des notes et une notice sur la vie de Voltaire*, tome IV (Paris: Didot, 1862), p. 238.

於「愛己」這個詞的真正含意有多麼的無知！由於人們視愛己為驕傲與虛妄的同義詞，於是想像拉侯什傅科先生認為所有德性都出自於惡。其實不然。愛己或是自我之愛（l'amour de soi），只不過是一種身為人的你我與生俱有的情思（sentiment），會隨著引導每個人為善或為惡的嗜好傾向與激情而轉變，既可能產生傲慢，也可能產生謙虛美德。¹²¹

愛氏指拉氏讀者誤解愛己一詞的作法，既迴避討論拉氏藉以發展其愛己觀的聖奧古斯丁神學教義的宗教語境，又可讓自己立足於最正確理解愛己一詞的位置，去除人們加諸於此詞的惡德污名，直指追求個人私利（intérêt personnelle），或好逸惡勞的人性本身無關善惡的道德質性。¹²² 愛氏隨後闡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歷史演變，強調親密的友誼互動，或社交人際網絡乃至政治集合體的建立，皆是以個人私利為基礎。為了讓讀者明白「沒有任何友誼不是出自個人私利的需要」。愛氏首先企圖去除人們對於所謂理想友誼、模範友人的迷思：¹²³

121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texte recue par Jacques Moutaux (Paris: Librairie Arhème Fayard 1988), p. 33.

122 在愛爾維修之前，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已經將 17 世紀道德哲學家筆下具惡德意涵的愛己或自我之愛（self-love），轉為無涉善惡的人性或行為動機的自利（self-interest）之意，主張自利乃推動「公共福祉」的原動力，開啟當代學者所謂的「自利典範」（self-interest paradigm）的經濟學討論傳統。關於 18 世紀經濟學的自利理論，請參閱 Pierre Forc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國內學者陳正國教授曾於專文中梳理曼德維爾的自利哲學：〈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3 本第 4 分（2012，臺北），頁 790-795。

123 愛氏一方面立言要打破存在模範友人的迷思，卻矛盾的以拉氏為範例，讚揚持唯物主義觀點理解人性者，具崇高道德品行：「若要愛人，就不要對人有過多的期待：察其缺點，無需受激發怒，而應寬容見諒以對之，並理解寬容乃人性軟弱者有權要求智者予以公正對待。唯有深刻瞭解人心，我們在面對軟弱之人，才能懷抱寬容，才能免除恨意憎情，才能以具人性關懷且柔和的道德原則看待他們的行為。由是之故，沒有人比拉侯什傅科先生更深刻瞭解人心了：最有智慧的開明人士經常也是最寬容者。」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p. 34.

不論是在友誼的關係裡，還是愛情的關係裡，吾人時常以小說式的虛幻觀點，尋求英雄典範，且每次都以為找到了。見著第一眼就認定了對方，這實在是因為不認識對方才喜歡對方，才引發想要認識對方的好奇心。好奇心難道在認識對方的過程中得到滿足了嗎？結果竟是心生厭惡之感，只因為我們沒有在自己編織的小說中與英雄相遇。於是，我們變得不輕易相信人，無力經營友誼關係。¹²⁴

對於愛氏而言，在戰事頻繁的中世紀時期，騎士之間的友誼交流，雖然也立基於私利，卻因生死交關，為世間難見的德性之友的作為，堪以比擬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要求的友誼典範：

在騎士精神盛行的數個世紀裡，時人視軍旅同儕為夥伴朋友，常見兩位惺惺相惜的騎士彼此立誓榮耀和生死與共；這是因為，在彼時，結盟雙方中，一方的怯懦行為將陷另一方於毀滅之境；相反，一方的榮譽作為則將保護另一方的生命安全。由是之故，時人為了自身利益著想，比今人更小心注意篩選朋友，也更在乎和依賴朋友。¹²⁵

愛氏認為，上述因作戰風險而必須與戰友生死榮辱共享的想法或作法，在當今富而好禮的社會之中早已消失無形：

根據我們現行的政治管理形式，個體之間無需再透過任何共同利益（*intérêt commun*）的名目予以聯繫與結合。想要發財，人們需要的是保護主而非友人。通往所有世家大族、奢華世界、名流社交圈的大門一旦敞開，不可計數的眾人將不再需要友誼。現在，沒有任何動機、任何利益可以促使我們忍受友人個別的、真實的缺點。如今，不再有友誼了；人們隨意用「朋友」這個詞，然而，這個詞在過去

124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p. 314.

125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p. 318.



為人所看重的含意早已蕩然無存了。¹²⁶

愛爾維修在書中巧妙地批判現行絕對王權統治模式所塑造的政治體制，即在此政體裡的個體私人之間缺乏「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才是唯一能夠創造維繫不同個體，乃至不同社群的需要之間無私公正的基石。法國史學家侯歇（Daniel Roche）指出，在法國啟蒙哲士筆下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intérêt général*）的概念，用意在於「鬆解國家中個體私人對於君主的依賴」。¹²⁷不過，負責文稿預審的官員，未能查覺愛爾維修字裡行間對於既有政治體制的批判力與顛覆潛力，而在1758年3月27日核發「同意出版」（*approbation*）證書，書業管理局（*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亦於5月12日授予書商合法印製的特許權。隨後，此書即因其爭議性內容，成為巴黎高等法院爭取恢復文稿預審權的箭靶，¹²⁸加上索邦神學院的撻伐，御前諮詢會議在8月10日正式撤銷原頒發之印刷特許，並宣告銷毀成品，是謂「愛爾維修事件」。¹²⁹

巴黎高等法院於1759年1月23日開庭，起訴文明白表達反對啟蒙哲士陣營的立場：「《論精神》的作者若非發自內心的深刻體會，就不會寫下這些光怪神離的想法，就不會讓這部自詡哲學、卻詎譏哲學的作品問世。各位法官大人，你們在這部剛剛摘要說明其主要大綱的內容中，

126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p. 319.

127 Daniel Roch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3), p. 252.

128 法國君王在16世紀配合羅馬教廷的禁書政策，同意巴黎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學院皆擁有審核文稿和查禁書籍的職權。李希留主政時期，在掌璽總署旗下，設置由王室政府直接任命的文稿預審官，路易十四統治後期，又成立書業管理局（1750年之後才正式使用此名稱）。面對前述彰顯絕對王權統治意志的決策，巴黎高等法院無置喙餘地。待奧爾良公爵攝政，巴黎高等法院重新取得遭前王路易十四取消的諫諍權之後，士氣大振，致力恢復他們原有的文稿預審權。

129 關於「愛爾維修事件」，請參閱 Albert Kein, *Helvétius Sa vie et son œuvre. D'après ses ouvrages des écrits divers et des documents inédits*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0); Didier Masseau, *Les ennemis des philosophes. L'antiphilosophi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aris, Albin Michel, 2000).

只能讀到跟近些年來許多其他著述一樣令人憎惡的主張與結論，尤其是《百科全書辭典》。」¹³⁰起訴文的作者暨演說者為巴黎高等法院的御前律師弗樂喜（Omer Joly de Fleury, avocat du Seigneur de Roi），他在叱責《論精神》這本「唯物主義以及所有啟發仇視基督教與天主教理的無信仰言論的辯護書」時，不忘大篇幅引述西塞羅的《論友誼》，駁斥愛爾維修的個人私利為人際互動之基礎的友誼觀。¹³¹

愛爾維修從唯物主義觀點，重新詮釋拉氏愛己說的論述，不僅招惹教會人士與巴黎高等法院的猛烈攻擊，也觸及哲士友人圈的道德觀底線，尤其是百科全書派的大家長伏爾泰。伏爾泰在知曉《論精神》遭官方宣判為禁書之後，從他隱退之地寫信慰問愛爾維修：

您的詩文彷彿源於阿波羅之手；

您的傑作深得我心認同與欣賞。

您的著述乃聽從神聖的理性；

盡快動身，遠離法國。

不過，我仍舊有些牢騷話想要告訴您，其中最令人難受、而其他人應該已經提過的問題，就是您竟然把友誼與貪婪、野心、驕傲與專制等醜陋不堪的情慾混為一談。友誼怎能跟這些惡毒行徑相提並論！我最憂心之處莫過於您的這些誤解了。陪伴我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生活的友誼給予我所有的幸福，我慇懃期盼來自於您的關心和友情。大作的遭遇實在讓人心生早知如此不如不寫的嫌惡之感。在抒發這樣的感嘆之餘，我甚為滿意目前我既是這裡教區的領主老爺、又身兼田裡勤奮幹活的勞動者、工匠和園丁的角色與工作，因為從事這些事務可不會招致任何敵人的攻擊。史詩、悲劇和哲學著述實

130 Omer Joly de Fleury, *Arrêts de la Cour du Parlement portant condamnation de plusieurs livres et autres ouvrages imprimés.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 du 23 janvier 1759* (Paris: Pierre-Cruillaume, imprimeur du Parlement, 1759), p. 13.

131 Omer Joly de Fleury, *Arrêts de la Cour du Parlement portant condamnation de plusieurs livres et autres ouvrages imprimés*, pp. 11-12.

在帶給我太多厄運了。我在此擁抱您，並獻上我無限的敬意。我愛您，也代我問候您府上那位甚為匹配我們可親可愛的哲士的夫人。¹³²

對於友人即將面臨司法機構與宗教權威打壓與迫害的境遇，伏爾泰深感同情，並根據自身經驗與政治敏感度，提醒愛氏必須早作逃亡準備。¹³³關於著述本身，伏爾泰唯一提出具體評論之處，在於愛氏所提的「沒有任何友誼不是出自個人私利的需要」的論點。不過，伏爾泰僅僅表露他對於通信者的友誼情感，以及將他得自於各方友人情誼的幸福對比於哲學著述遭致的悲慘境遇，期盼愛氏辨識自己思維的謬誤所在。此外，伏爾泰也在寫給其他通信對象表示他不贊同以唯物主義觀點闡釋友誼：「瞧瞧愛爾維修先生的書掀起什麼樣的轟動局面！……實在可憐至極！究竟一本不過幾個哲士讀的書，能有什麼威脅禍害？我應該對這本書發表牢騷之言……不過，我只想抱怨作者談論友誼的方式，畢竟友誼乃是所有美德之中，最能撫慰人心的了。」¹³⁴

由於事關自己的哲士友人與啟蒙事業，伏爾泰嘗試商請宮廷高層人士出面平息風波。例如：在寫給路易十五朝當權貴族李希留公爵

132 伏爾泰於 1758 年 12 月 17 日寫給愛爾維修的信，收錄於 Voltai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VII, années 1756-1758*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80), pp. 552-553. 伏爾泰自 1753 年路易十五王禁止他進入巴黎城，至 1778 年遺體重歸巴黎安葬這十五年間，定居在法國和日內瓦相接之處的 Ferney 和 Tournay，那是他自己買的領地上。

133 在伏爾泰的寫作生涯裡，《哲學書簡》(*Lettres philosophiques*, 1734) 標誌了這位首先以戲劇成名的作家轉向以啟蒙為文學志業的第一步實踐。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燒毀此書，作者趕赴夏特來侯爵夫人 (Marquise du Châtelet, 1706-1749) 位於 Cirey 的領地尋求保護，才免遭警察以國王封印信 (lettre de cachet) 之令逮捕入監。

134 伏爾泰於 1759 年 12 月 24 日寫給 Thizeior 的信，收錄於 Voltai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VII, années 1756-1758*, p. 558. 伏爾泰在 1758 年 12 月 27 日寫給 Surin 的信中，對於愛氏處境表達同情之餘，不忘消遣愛氏所認同的愛己觀：「請您告訴我愛爾維修先生目前的情況如何。如果我愛己之心高於對友人的情誼，我就會說說他的作品的缺點了。對於他遭遇的迫害，我深感憤怒。」該信收錄於 Voltai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VII, années 1756-1758*, p. 562.

(Louis-François-Armand de Vignerot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696-1788) 的信中，伏爾泰談及《論精神》一書：「您瞧瞧他們不過為了一部重複拉侯什傅科公爵想法的書，竟如此對付可憐的愛爾維修。」¹³⁵ 在替愛氏緩頰脫罪之餘，也透露了伏爾泰對於拉氏觀點顯而不彰的批評態度。事實上，伏爾泰對「友誼」有不同於拉氏的體會和定義。他在發表於 1764 年的《哲學辭典》的「友誼」辭條中，定義其為「兩個富情感又有美德之人之間心照不宣的約定」；又舉西塞羅與阿提庫斯 (Atticus Titus Pomponius, 110-32BC) 的友誼為範例，表達他對古典斯多葛主義崇尚德性型友誼的認同：「塞德格斯 (Gaius Cornelius Cethegus) 不過是喀提林 (Lucius Sergius Catilina, 109-61BC) 的共謀者，梅塞納斯 (Caius Cilnius Mæcenas, 68-8BC) 也僅是奧古斯都皇帝的廷臣，西塞羅與阿提庫斯才是彼此相匹配的知己摯友。」¹³⁶ 伏爾泰在捍衛古典的友道觀、頌揚過往友道作者筆下的典範人物之後，感嘆當前法國缺乏友誼文學：「相較於古希臘人與阿拉伯人在故事裡道出他們對於友誼的熱誠之心，我們卻沒有這樣的故事。我們對於友誼的態度整體來說是冷淡乏味的。」¹³⁷

此外，在「人類德性的虛假性」(Fausseté des vertus humaines) 辭條裡，伏爾泰藉由批評《箴言錄》創作初期的共同作者、拉氏的摯友，艾斯匹和其與辭條同名的著述，表達他不認同聖奧古斯丁主義者以原罪為由，否定人具有德性實踐力的神學觀點：

在拉侯什傅科公爵寫下他對於自私自利的愛己之心，乃人類行為之動機的看法之後，有一位奧拉托利修會 (l'Oratoire) 的艾斯匹先生，寫了一部詭辯之作，書名為《人類德性的虛假性》。這位艾斯匹君認為世間不存在德性，但是他卻慈悲地在每章的結尾，向我們提及基督教的慈善的德性。若依照艾斯匹先生的說法，卡托 (Cato the

135 引自 Henry C. Clark, *La Rochefoucauld and the Language of Unmask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4), p. 201.

136 Voltaire, "Amitié," in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ortatif* (London [Genève], 1764), p. 14.

137 Voltaire, "Amitié," in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ortatif*, p. 5.

Younger, 95-46 BC)、¹³⁸阿里斯蒂德 (Aristides, 5th century BC)、¹³⁹奧勒留 (Marcus Aurelius, 121-180)、¹⁴⁰愛比克泰德 (Epictetus, 55-135)¹⁴¹皆非良善之人，因為，唯有基督徒才是良善之人。而在所有基督徒當中，只有天主教徒具備德性；不過，必須將耶穌會士（奧拉托利修會的敵人）排除於所有具備德性的天主教徒列表之外。如此，即可得出唯有耶穌會的敵人才具備德性的結論。……我對於如此傲慢的言論，無話可說，因為再說什麼都只能令我發怒生氣。¹⁴²

伏爾泰不曾直接評論拉氏愛己觀的謹慎態度，除了存有尊敬文學前輩之意，恐怕也和他長期與王公貴族維繫保護關係有關。拉氏的曾孫女東威利公爵夫人 (Louis Elizabeth de la Rochefoucauld, duchesse d'Enville, 1716-1797) 即與伏爾泰關係密切。東威利公爵夫人的父親亞歷山大·拉侯什傅科公爵 (Alexandr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690-1762) 無男嗣，1762年過世後，經路易十五王特准，由東威利公爵夫人以長女身分繼承拉侯謝—吉雍 (la Roche-Guyon) 公爵領地與城堡等祖業，¹⁴³並由其子路易—亞歷山大繼承「公爵暨同儕」的頭銜 (Louis-Alexandr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743-1792，以下簡稱亞歷山大)。東威利公爵夫人依循上層人士社交習慣，在私宅定期舉辦沙龍聚會及接待賓客，甚為親近啟蒙哲士，1762年結識重農學派 (physiocratie) 人士，如杜爾哥 (Anne

138 卡托 (Cato the Younger, 95-46 BC) 為羅馬共和晚期的政治家及斯多葛主義者，因其道德操守著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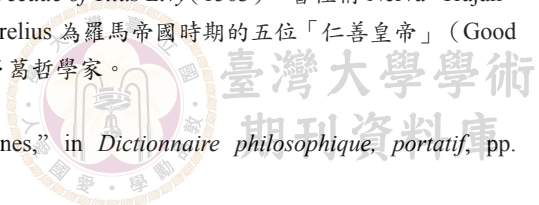
139 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政治家與軍事將帥，時人以「正義的阿里斯蒂德」尊之。

140 馬基維利曾在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y* (1503) 一書裡稱 Nerva、Trajan、Hadrian、Antoninus Pius 和 Marcus Aurelius 為羅馬帝國時期的五位「仁善皇帝」(Good Emperors)，Aurelius 也是重要的斯多葛哲學家。

141 希臘斯多葛哲學家。

142 Voltaire, "Fausseté des vertus humaines," in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ortatif*, pp. 193-194.

143 地理位置介於法蘭西島省與諾曼地省之間，塞納河流經此區。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 ,¹⁴⁴並於 1763 年、1765 年前往日內瓦旅遊之際探訪伏爾泰，成為啟蒙事業的保護主與支持者。¹⁴⁵ 1765 年探訪伏爾泰的眾多賓客之中，還有蘇格蘭啟蒙哲士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 以下簡稱史密斯)。史密斯在 1764 年 2 月陪同他的家教學生巴克魯公爵三世 (Henry Scott, 3rd Duke of Buccleuch, 1746-1812) 抵達巴黎，隨即展開兩年之久的遊法之旅。在他於 1766 年 11 月返英之前，旅居巴黎十個月期間，¹⁴⁶進入了東威利公爵夫人的社交圈，結識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杜爾哥等重農學派的核心人物。

根據一封由亞歷山大於 1778 年寫給史密斯的信，我們可以推測拉侯什傅科家族在 1766 年接待史密斯期間，應該已經知曉他發表於 1759 年的《道德情感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史密斯在此書的第四篇〈論道德哲學體系〉 (“Systems of Moral Philosophy”) 裡，將《箴言錄》的作者與撰有《蜜蜂預言：私惡與公共利益》的曼德維爾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相提並論，認為對比於自亞里斯多德以降的哲學體系，不論主張美德以合宜為本、以審慎為本、或以慈善為本的學說，皆「鼓勵值得贊美的、抑制應受譴責之性情傾向」，前述兩位作者未區別美德與邪惡的做法或理論，實屬「邪惡放蕩學說體系」 (licentious systems)。¹⁴⁷針對此一惡評，亞歷山大在信中開宗明義的說道：

144 為《百科全書辭典》撰寫有關經濟學領域的詞目。

145 根據 Michel Hamard 的研究，東威利公爵夫人分別於 1763、1765、1775、1778 年前往日內瓦拜訪伏爾泰：Michel Hamard, *La Famille La Rochefoucauld et le duché-pairie de La Roche-Guyon au XVIII^e siècle*, p. 104. 關於啟蒙事業裡文人哲士與貴族保護主的互動情形，請參見 Edward G. Andrew, *Patrons of Enlightenmen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146 史密斯一行人於 1764 年 2 月 13 日抵達巴黎，1766 年 11 月 1 日返抵英國。

147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A. Millar; Edinburgh: A. Kincaid and J. Bell, 1767; first ed., 1759), chap. IV “Of licentious systems”, pp. 370-375. 有關史密斯對於曼德維爾自利哲學的批判和反應，請參閱：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頁 795-818。

先生，您應該能夠體會我們自從榮幸與您認識後，對您的掛念之情。請容許我和家母擅自做主送您一部最新版的拉侯什傅科的《箴言錄》。您應該留意到，縱使您在《道德情感論》書中給予他不佳的評價，我們對您一點也不埋怨記恨，還寄給您《箴言錄》的最新版本。您知道嗎？我曾魯莽地試著翻譯您的《道德情感論》，且差點即可完成。沒料到，布來維神父先生（M. l'Abbé Blavet）的譯本在我譯好您全書第一部分之時就出版問世了，我只得捨棄用自己母語呈現您傑出著述的樂趣了。¹⁴⁸

亞歷山大和母親寄給史密斯的《箴言錄》，是由法國王家專屬印刷所印行，並在 1778 年甫問世的「最新版」。此書在正文之前，有一篇由法蘭西學術院新科院士舒瓦（Jean-Baptiste-Antoine Suard, 1732-1817）¹⁴⁹執筆的〈簡介拉侯什傅科公爵的性格與著述〉（以下簡稱〈簡介〉）。¹⁵⁰亞歷山大在向史密斯表達他與母親的思念之情，以及讚賞其著述後，隨即從歷史的角度辯護先祖的《箴言錄》，尤其是針對此著自手抄傳閱初始，即遭引讀者爭議的愛己為人性本質和人際互動交往之實際動機的論點。¹⁵¹他在信中如此寫道：

148 “Letter 194 from L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 233.

149 舒瓦在他文學事業初期受到當時巴黎最有聲譽的沙龍女主人 Madame Geoffrin 的接待與照顧，進入菁英社交圈，結識百科全書派的中堅分子，包括在 1754 年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達隆貝（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後者在 1772 年成為法蘭西學會的終身職秘書。舒瓦在達隆貝的幫助下，於 1774 年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並擔任查禁官（censeur），專事劇本文稿的預先檢查。

150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u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Notice par Suard.]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778).

151 研究史密斯的學者和傳記家皆指出，這封信對於 1790 年發行的第六版《道德情感論》造成的影響：在這部史密斯生前最後一次親自修訂的版本中，作者刪除了〈論道德哲學體系〉章節裡所有與拉氏和其著述相關的評論文字。請參閱 John Rae,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5), p. 339; Ian Simpson Ross, *The Life of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4-185。但是，史密斯為何要到修訂 1790 年的第六版，才刪除令拉氏後人不悅的文字？目前學者尚未對此提出解釋。本文認為，史

現在該是為我的先祖辯護平反的時候了。首先，最不難為他辯解的一點，或許在於他是在宮廷和內戰這兩處上演最多惡人惡行的劇場裡見識人性的。其次，若論作者的寫作，他的確將一些原則太過以通論方式處理，也就是說，他視局部為整體，只因為他常常遇見受制於愛己私慾而行動的人，於是，他就以為愛己是所有人的、普遍的行為動機。他的著述是有商榷之處，但是，不論寫作形式或內容本身，都是值得肯定的。¹⁵²

亞歷山大在翻閱《道德情感論》之初，應該即不樂見先祖之著被冠以「邪惡放蕩學說體系」的污名。但是，促使他採取「現在該是為我的先祖辯護平反」的行動，則與 1774 年《道德情感論》法文譯本問世，¹⁵³至 1776 年《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這段期間，法國輿論的變化，息息相關。

與拉侯什傅科家族交往密切的杜爾哥在 1774 至 1776 年間，擔任甫繼承王位的路易十六王的財政總監（*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並於 1775 年公布穀物與麵粉自由貿易的法令，將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引進財經改革政策，付諸實踐。然而，法令公布後，法國北部、東部和西部於 4 月與 5 月爆發嚴重的「麵粉戰爭」（*guerre des farines*），宮廷內部不同利益團體的傾軋，令杜爾哥的改革最終以失敗收場，並於隔年 5 月遭國王免職。¹⁵⁴至此，國家財政問題已從專家學者的理論論述對象、引

密斯如果僅僅是礙於法國貴族友人的情面，理應在 1781 年的《道德情感論》第五版，甚至更早的第四版（1774 年）或第三版（1767 年），即能有所作為。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史密斯對於亞歷山大和舒瓦辯護《箴言錄》的論點，應該是經過理性思辨後，才予以認可，並決定刪除原文。

152 “Letter 194 from L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pp. 233-234.

153 即亞歷山大在前述信中提及的《道德情感論》法文譯本：Adam Smith, *Théorie des sentiments*, traduite par M. l'Abbé Blavet, bibliothécaire de S. A. S. M. le Prince de Conty (Paris: Valade, 1774-1775).

154 杜爾哥遭罷免之後，前往其友人兼保護主的東威利公爵夫人位於侯謝-吉雍（la Roche-Guyon）的城堡宅第居留了六個月之久。

發政治管理階層內部歧見的爭議對象，擴大成為公眾輿論的核心議題。在此輿論趨勢形塑初始，史密斯用以分析國家財富之性質與起因、並闢專章批評法國重農學派經濟理論的《國富論》於 1776 年出版，旋即獲得英國乃至法國等歐洲智識與政治菁英的好評與重視，包括杜爾哥本人。

《國富論》的首部法文譯本於 1778 年問世。¹⁵⁵相較於《道德情感論》以「邪惡放蕩學說體系」定位拉氏著述的意義與價值，《國富論》全書僅在說明自利動機促進勞動分工之商業社會的公共利益的段落中，用了兩次「自我之愛」(self-love)，也不再提及拉氏的《箴言錄》。¹⁵⁶然而，《國富論》的出版和法文譯本，提高了史密斯前著《道德情感論》在法國的知名度和接受度，又促使書商們競相將《箴言錄》版本重新編排印行。¹⁵⁷支持啟蒙事業與自由貿易經濟政策的拉侯什傅科家族，為先祖辯護的意願，不僅表達於亞歷山大寫給史密斯的私人書信之中，更藉由哲士友人舒瓦執筆的〈簡介〉，於新版《箴言錄》中來彰顯。

亞歷山大將《箴言錄》的寫作背景放置在先祖參與的宮廷政治與內戰經歷下，解釋作者何以提出愛己為人性本質的看法，這種著重聯繫作品和歷史脈絡的取徑，與舒瓦〈簡介〉一致。針對《箴言錄》作品本身，舒瓦特別釐清拉氏在闡述「愛己乃所有行動之動機」這個觀點上，目的

155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uit de l'anglois de M. Adam Smith, par M***, The Hague, 1778.

15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8; first ed., 1776), Book I, Chap. II, p. 17. Pierre Force 曾專文討論 18 世紀與 19 世紀初《國富論》法文譯本對於原文兩處“self-love”的翻譯和含意：Pierre Force, “First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the Axiom of Self-Interest from Adam Smith to Jean-Baptiste Sa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no. 2 (2006), pp. 319-338.

157 *Les Pensées,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e M. l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e remarques critiques, morales et historiques sur chacune des réflexions, par M. l'abbé de La Roche* (Paris: Nyon l'ainé, 1777; Dresde: Walther frères, 1779); *Les Pensées,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e François V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avec des remarques et notes critiques, morales, polit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chacune de ces pensées par Amelot de La Houssaye et l'abbé de La Roche et des maximes chrétiennes par Mme de La Sablière* (Paris: Bailly, 1777).

不在於建構哲學體系，其寫作形式也非學說理論的論證形式，而是取自上層社會沙龍社交的談話和文學寫作風格：

拉侯什傅科先生從未宣稱自己要去建構任何一個嚴謹的形而上原則。他只不過想要說出一個他觀察到的事實。由於這個事實在他看來相當普遍，所以用了一種純粹、不容置辯的表述形式，而這種表述形式在呈現不具連貫性的思緒想法上甚為合適。不具連貫性的思緒想法其實常常出現於平時閒聊談話與書籍之中，因為人們可以藉此將個別、特定的觀察加以概論化。¹⁵⁸

舒瓦在文中推崇作者於亂世時代仍秉持高風亮節的品行，進而稱頌支持啟蒙事業的拉侯什傅科家族，不僅世系悠久，且重道德傳家；另一方面說明拉氏身處的政治環境、參與的沙龍談話和寫作活動，希望新版讀者（包含史密斯在內）對於描繪愛己人性的《箴言錄》和其作者，不再產生道德疑慮和批評。

相較於 18 世紀論及拉氏的啟蒙哲士，如以唯物主義觀點闡釋政治制度起源的愛氏、強調人之道德實踐力的伏爾泰、關心商業社會之倫理基礎的史密斯，舒瓦採用脈絡化取徑向讀者介紹《箴言錄》，可謂首開先河。從新版《箴言錄》在 18 世紀後期和 19 世紀不斷再版的情形來看，舒瓦之〈簡介〉在促進讀者「正確」閱讀和理解著述上，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與影響力。¹⁵⁹不過，和拉氏主導出版的五個印刷版本比較，18 世紀重新排版印製的《箴言錄》，包括 1778 年最新版，都不再提供新時代的讀者原初安置的扉頁插圖或〈致讀者書〉。而這些前置性文本是作者唯一透露自己的愛己觀乃受到預定論神學觀啟發之處，藉以消除 17 世紀讀者對於作品的道德疑慮。¹⁶⁰從「書籍之於讀者的意義之所以改變，既是

158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u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Notice par Suard.], pp. xix-xx.

159 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的資料顯示，1778 年版的《箴言錄》自問世以降，不斷再刷和重新印製，包括 1779 年、1784 年、1796 年、1801 年、1802 年、1817 年、1820 年、1825 年、1826 年、1829 年、1839 年和 1880 年。

160 拉氏是否因為扉頁插圖等前置性文本，「成功」地消除讀者對於著述的道德疑慮，或是讀者對於拉氏提出的愛己觀和聖奧古斯丁預定論神學觀之間的關聯性在意與否，非本文

因為世界在變，也是因為書籍本身有所轉變」的角度來看，1778年新版的《箴言錄》，不論是還原箴言寫作聯繫的政治環境和社交文化，還是刪除扉頁插圖等原版的前置性文本，皆為18世紀的《箴言錄》閱讀史寫下最後的註解。

結語

歐美史學界自20世紀後期開始關注近代早期法國貴族在智識和文化生活上的實踐樣貌與歷史意義。筆者以拉侯什傅科公爵的書寫和出版經驗為切入點，在討論此一新研究課題的過程中，深覺必須突破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的分野，否則難以梳理與說明17世紀傳統貴族在投入文學創作和閱讀討論上，同時具有文化意涵，並傳遞政治訊息的歷史面向。

政治動機促使拉氏執筆為文，包含寫於投石黨運動期間的〈馬爾希亞克王子的辯護書〉，和流放期間的《回憶錄》。投石黨運動時期，叛亂貴族陣營發布的政治性文宣中，猛烈批評王室對戰西班牙和為支付龐大軍事開銷而徵收新稅等政策的不當，更嚴厲抨擊王室賴以建立絕對王權統治模式的首相制。拉氏並不全然否定有利提升法國國際地位和樹立國王權威的制度和政策。但是，他對於主政者誠信淪喪提出的道德批判，既是他辯護自身叛亂行動的理由，也蘊含於〈自畫像〉和《箴言錄》等看來與個人政治經驗無關的文學著述中，成功引起擁有共同政治和社交體驗的貴族社群迴響。獲得路易十四王賞識和贊助的史居德里，為拉氏女性文友之一，即為文傳遞「國王為臣民之友」的形象，傳達貴族社群希望與王君重建互信關係的企盼之情。

在分析17世紀和18世紀印刷版《箴言錄》的讀者迴響和挪用時所關注的焦點。不過，18世紀和19世紀重新排版印製的《箴言錄》，沒有完整複製原版前置性文本的事實，可以指引日後研究《箴言錄》閱讀史時，進一步考察18世紀的啟蒙哲士和19世紀經典研究者在評論和詮釋《箴言錄》時，究竟參考哪一個版本的問題。

本文透過長時段的比較視野考察《箴言錄》讀者的接受和回應，指出 17 世紀由傳統貴族主導文學寫作風格和討論議題的風景，不復存在於 18 世紀，取而代之的啟蒙哲士，則依據各自智識旨趣，對於《箴言錄》的愛己觀進行詮釋和挪用。其中，史密斯冠之以「邪惡放蕩學說體系」的評價，促使支持啟蒙事業的拉侯什傅科家族推動新版《箴言錄》的編輯和印行，並擇請哲士友人舒瓦撰文為先祖辯護。有關 18 世紀貴族和哲士們在文學和智識領域上的切磋琢磨與交流互動，雖非本文篇幅所能深究，不過，新版《箴言錄》見證了兩者在促進讀者從作者身處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脈絡來理解文本意涵上，曾經有過的合作和努力。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法國舊制度時期巴黎貴族的社群規範與出版活動的變動關係考察」（NSC-99-2410-H-002-09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以「路易十四時代佩劍貴族的書寫、出版與讀者回應——以拉侯謝傅科公爵的《格言錄》與友群觀批判為中心的幾個問題討論」為題，於 2012 年 5 月臺大歷史系講論會上宣讀。文稿修改與出版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和指正，臺大中文系史甄陶助理教授和編輯委員會提供建議和校正，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歐陽宣 校對：石昇烜）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 Divers portraits*, 1659.
- Dreyss, Charles, éd. *Mémoires de Louis XIV pour l'instruction du Dauphin*. Paris: Didier, 1860.
- Esprit, Jacques. *La fausseté des vertus humaines*. Paris: André Pralard, 1678.
- Faret, Nicolas. *L'honnête homme, ou l'art de plaire à la cour*. Paris: Toussaints du Bray, 1630.
- Fleury, Omer Joly de. *Arrêts de la Cour du Parlement portant condamnation de plusieurs livres et autres ouvrages imprimés.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 du 23 janvier 1759*. Paris: Pierre-Cruillaume, imprimeur du Parlement, 1759.
- Galerie des peintures, ou 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é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Contenant les portraits du Roy, de Reine, des Princes, Princesse, Duchesses, Marquises, Comtesses, autres Seigneurs et Dames les plus illustres de France; La plupart composez par eux-mêmes. Dédié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Paris: Charles de Sercy, 1663.
-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De l'Esprit, corpus des œuvres de Philosophie et langue française, texte reçue par Jacques Moutaux*. Paris: Librairie Arhème Fayard, 1988.
-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e. *Sentences et Maximes de Morale*. La Haye: Jean et Daniel Steucker, 1664.
-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e. *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 Paris: Claude Barbin, 1665.
-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e. *Maximes, Mémoires, Œuvres diverses*.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01.
- Les Pensées,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e M. l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e remarques critiques, morales et historiques sur chacune des réflexions, par M. l'abbé de La Roche*. Paris: Nyon l'ainé, 1777; Dresde: Walther frères, 1779.
- Les Pensées,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e François V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avec des remarques et notes critiques, morales, polit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chacune de ces pensées par Amelot de La Houssaye et l'abbé de La Roche et des maximes chrétiennes par Mme de La Sablière*. Paris: Bailly, 1777.
- Maxim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Sablé et Pensées diverses de M. L. D.* Paris: S. Mabre-Cramoisy, 1678.
- Maximes et réflexions morales du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Notice par Suard.]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778.
- Mercure Galant, dédié à Monseigneur Le Dauphin, Décembre 1682*. Paris: G. de Luyne, 1682.
- Montaigne, Michel de, and Alexandre Micha. *Essai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uit de l'anglois de M. Adam Smith, par M***, The Hague, 1778.
- Recueil des Portraits et Eloges en vers et en prose dédiée à Son Altesse Royale Mademoiselle*. Paris: Sercy et Barbin, 1659.
- Hallépée, Didier, éd.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1691-1723*, volume 4, 1708-1709. Paris: Les écrivains de Fondcombe, 2012.
- Scudéry, Madeleine de.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aris: sur le Quay des Augustins, 1686.
-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A. Millar; Edinburgh: A. Kincaid and J. Bell, 1767; first ed., 1759.
- Smith, Adam. *Théorie des sentiments*. Traduite par M. l'Abbé Blavet, bibliothécaire de S. A. S. M. le Prince de Conty. Paris: Valade, 1774-1775.
-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8 (first ed., 1776).
- Mossner, Ernest Campbell, and Ian Simpson Rossm,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 Truche, Jacques, éd.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suivies des réflexions diverses, du Portrait de La Rochefoucauld par lui-même et des Remarques de Christine de Suède sur les Maximes*. Paris: éditions Garnier, 1967.
-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ortatif*. London [Genève], 1764.
-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52)*.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avec des notes et une notice sur la vie de Voltaire*. tome IV. Paris: Didot, 1862.
- Voltai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VII, années 1756-1758*.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80.

二、近人著作

- 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臺北，頁779-835。
- 陳秀鳳，〈「法蘭西貴族」團與法蘭西王權關係的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8期，2007，臺北，頁189-210。
- 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臺北，頁257-314。
- 柏克 (Peter Burke) 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
- Andrew, Edward G. *Patrons of Enlightenmen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 Avigdor, Éva. "L'honnêteté féminine" dans les *Conversations* et les *Entretiens*." In *Les trois*

- Scudéry, *actes du colloque du Havre (1-5 octobre 1991)*. Edited by Alain Niderst. Paris: Klincksieck, 1993.
- Bataille, Robert R. *The Writing Life of Hugh Kelly: Politics, Journalism, and Theater in Late-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ec, Pierre. *Le comte de Poitiers, premier troubadour: A l'aube d'un verbe et d'une érotique*. Montpellier: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III, 2003.
- Beik, William.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énichou, Paul. *Morales du grand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4; first ed. 1948.
- Bezzola, Reto R.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 en Occident (500-1200)*.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58.
- Bitton, Davis.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1560-164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ourdieu, Pierre et Roger Chartier. "La lecture: une pratique culturelle."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Edited by Roger Chartier. Paris: Editions Rivages, 1985.
- Bluche, François. *Les Magistrat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1715-1771*.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0.
- Bluche, François. *Richelieu*. Paris: Perrin, 2003.
- Burke, Peter.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ury, Emmanuel. *Littérature et politesse. L'Invention de l'honnête homme 1580-175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 Chariatte, Isabelle. *La Rochefoucauld et la culture mondaine: Portraits du cœur de l'homm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1.
- Chartier, Roger, Marie-Madeleine Compère, and Dominique Julia. *L'éducation en Franc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76.
- Chartier, Roger. "Distinction et divulgation: La civilité et ses livres." 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9.
- Chartier, 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haussinand-Nogaret, Guy.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de la féodalité aux Lumières*. Paris: Hachette, 1976.
- Cherbuliez, Juliette. *The Place of Exile: Leisure Literature and the Limits of Absolutism*.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lark, Henry C. *La Rochefoucauld and the Language of Unmask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 Franc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4.
- Clark, Samuel. *State and Status: The Rise of the State and Aristocratic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Toront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onstant, Jean-Mari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aux XVI^e-XVII^e siècles*. Paris: Hachette Livre, 1994.
- Darnton, Robert.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 Delft, Louis Van. "Pour une lecture mondaine de La Rochefoucauld. La caractérologie d'un moraliste pair de France."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45-157.
- Descimon, Robert, Christian Jouhaud. *La France du premier XVII^e siècle, 1594-1661*. Paris: Belin, 1996.
- Descimon, Robert. "The Birth of the Nobility of the Robe: Dignity versus Privilege in the Parlement of Paris, 1500-1700." In *Changing Identitie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dited by Michael Wol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ewald, Jonathan. *Aristocratic Exper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France, 1570-171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Dewald, Jonathan.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wald, Jonathan. "French Nobles and the Historians, 1820-1960." I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assessments and New Approaches*. Edited by Jay M. Smith.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Figeac, Michel. *L'automne des gentilshommes: Noblesse d'Aquitaine, nobless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2.
- Force, Pierr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orce, Pierre. "First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the Axiom of Self-Interest from Adam Smith to Jean-Baptiste Sa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no. 2 (2006), pp. 319-338.
- Forster, Robert.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0.
- Fumaroli, Marc. "Les Mémoires au carrefour des genres en prose." In *La diplomatie de l'esprit*. Paris: Hermann éditeur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994.
- Goubert, Pierre, and Daniel Roche, eds.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ome 1: *la société et l'Etat*. Paris: Armand Colin Editeur, 1984.
- Gouhier, Henri. *L'anti-humanism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Vrin, 1987.
- Hamard, Michel. *La Famille La Rochefoucauld et le duché-Pairie de la Roche-Guyon au XVIII^e siècle: Reconnaissance royale et puissance locale*. Paris: L'Harmattan, 2008.
-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actes du tricentenaire, 1680-198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 Kein, Albert. *Helvétius Sa vie et son œuvre. D'après ses ouvrages des écrits divers et des documents inédits*.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0.
- Kernan, Alvin. *Printing Technology, Letters & Samuel Joh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Jouanna, Arlette. *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 Paris: Gallimard, 2013.
- Labatut, Jean-Pierre. *Les ducs et pairs de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Etude soc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 Labourdette, Jean-François. "Maison du Roi." In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Régime: Royaume de France, XVI^e-XVIII^e siècle*. Edited by Lucien Bély. Paris: PUF, 1996.
- Lafond, Jean. *La Rochefoucauld: Augustinisme et littérature*. Paris: Klincksieck, 1977.
- Lafond, Jean. "Madame de Sablé et son salon."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201-216.
- Lafond, Jean. "Morale aristocratique et augustinisme dans l'œuvre de La Rochefoucauld." In *La Rochefoucauld: l'homme et son imag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Editeur, 1998.
- Lanavère, Alain. "Les 'continuateurs' de La Rochefoucauld à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7-29.
- Lesaulnier, Jean. "Les Liancourt, leur hôtel et leurs hôtes (1631-1674)."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67-200.
- Maître, Myriam. *Les précieuses: Naissance des femmes de lettre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p. 397-405.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9.
- Magendie, Maurice. *La politesse mondaine et les théories de l'honnêteté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5.
- Marraud, Mathieu. *La noblesse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d. du Seuil, 2000.
- Masseau, Dider. *Les ennemis des philosophes. L'antiphilosophi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aris: Albin Michel, 2000.
- Mesnard, Jean. "La rencontre de la Rochefoucauld avec Port-Royal." In *Images de La Rochefoucauld*, pp. 161-165.
- Mazère, Alain. *La Rochefoucauld: le duc rebelle*. Bordeaux, France: Le Croît vif, 2007.
- Meyer, Jean.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VPEN, 1966.
- Meyer, Jean. *La noblesse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 (XVI^e-XVIII^e siè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1.
- Minois, Georges. *La Rochefoucauld*. Paris: Editions Tallandier, 2007.
- Motley, Mark. *Becoming a French Aristocrat: The Education of the Court Nobility, 1580-171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oureau, François. "L'inconvenance de passer pour auteur: Franç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In *La plume et le plomb: espaces de l'imprimé et du manuscrit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 Paris: PUPS, 2006.
- Nagle, Jean. *Un orgueil français: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Odile Jacob, 2008.
- Parmentier, Bérengère. *Le siècle des moralis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 Plantié, Jacqueline. *La mode du portrait littéraire en France (1641-1681)*. Paris: H. Champion, 1994.
- Rae, John.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5.
- Roche, Daniel.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3.
- Rossm, Ian Simpson. *The Life of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anum, Orest. *The Fronde: A French Revolution, 1648-1652*. New York: Norton, 1993.
- Revue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 "Les noblesses à l'époque modern," tome 46, janvier-mars 1999.
- Rey, Michel. *L'amitié à la Renaissance. Italie, France, Angleterre 1450-1650*. Florence et Pari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Badia Fiesolana, 1999.
- Roche, Daniel. "La censure," "La police du livre."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0.
- Schalk, Ellery. *L'épée et le sang: Une histoire du concept de noblesse (vers 1500-vers 1650)*. Seyssel, France: Champ Vallon, 1996.
- Solnon, Jean-François. "Ducs."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ited by François Bluche. Paris: Fayard, 2005.
- Solnon, Jean-François.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VII)." In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Edited by François Bluche. Paris: Fayard, 2005.
- Stanesco, Michel. "La cour médiéval comme institution littéraire." In *Ecrivain et se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Roger Marchal. Boulog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ADIREL, 2006.
- Stone, Laurenc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 Taveneaux, René. *Jansénisme et politique*. Paris: A. Colin, 1965.
- Texier, Alain. *Qu'est ce que la noblesse*. Paris: Tallandier, 1988.
- Viala, Alain.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 Werner, Karl-Ferdinand. *Naissance de la noblesse*. Paris: Fayard, 1998.



Writing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French Nobility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La Rochefoucauld's *Maximes morales* and his Readers' Responses

Chin, Man-yi*

Abstract

Among the French nobles of the Sword who engaged in literary writings, the Duke of La Rochefoucauld, former member of the Fronde against the monarchy, was the author of the literary classic, *Maximes morale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s of La Rochefoucauld and his practices in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Duke criticized that the Absolute Monarchy destroyed the ethics which the nobility had used to define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of alliance as well as of patron-client. By analyzing the responses and appropriations of the readers of *Maximes morales*, especially the Parisian elite, this article depicts not only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aristocratic community and the monarchy under the rule of Louis XIV, but also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Maximes morales* shifted from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the seventeen-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Keywords: the Duke of La Rochefoucauld, French nobility, *Maximes morales*, *Mémoires*, readers' responses,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